

料資究研題問際國

# 火下地洲歐



譯編等冲嘯石

印編會委文部治政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歐洲地下火

石嘯冲等編譯  
一九四四年一月刊



# 歐洲地下火

歐洲地下火.....石噴冲

維琪政府是怎樣與德國合作的.....路易·法明克

隱淪譯

法國人民反希特勒的鬥爭.....瓦西里娃

葉川譯

英勇戰鬥的南斯拉夫.....斯台普尼亞克

應人譯

南斯拉夫人民的戰鬥團結.....馬斯拉維奇

佩倫譯

希特勒奴役下的保加利亞.....波普托莫夫

夫威譯

保加利亞往何處去.....季米特洛夫

雷丁譯

法西斯軸心蹂躪下的希臘.....普利索夫

李承綬譯

在佔領國的德軍士氣.....愛·波蘭謝

衝矛譯



## 弁言

被希特勒蹂躪的歐洲各民族，反抗奴役的鬥爭，愈來愈積極，愈普遍；尤其在德軍慘敗於蘇聯戰場，它的伙伴意大利投降以來，歐洲各民族，更加不安；而反希特勒的鬥爭，進入更尖銳的階段。由於意大利的投降，與英美盟軍的進攻歐陸，各民族鬥爭熱情與勝利信念，特別的激發起來。「他們正在急躁的等待着拿起武器，公開的參加堅強的反希特勒戰線的鬥爭。」

目前歐洲大陸的形勢，正如迸發的火山。而巴爾幹卻是歐洲最大的火山口。這火山快要爆發了。我們應該了解它的爆發原因，所以注這小冊子裏面，特別介紹法蘭西、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諸國家民族。在這些國家中，有的被稱為：「歐洲烽火的前哨」，有的被稱為：「巴爾幹的關鍵」，有的被稱為：「動亂的活案」；有的被稱為：「巴爾幹進軍的基地」等。它們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鬥爭中，開闢了「全都血跡斑斑的人類史上空前未有的奇特戰場」，創造和發展了「以弱敵強」的游擊戰術，從而普遍的掀起了反希特勒的解放運動底高潮。

歐洲的不安，繼續在增長着。無論在西歐、在巴爾幹、在北歐、都在動亂狀態中。在荷蘭、捷克斯拉夫、比利時、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丹麥、挪威等國以及德意的內部，反法西斯的鬥爭行列，是越來越雄偉了：都值得一一做有系統的介紹，但因為目前資料不夠，只好暫付闕如。

這本小冊子，除第一篇文章之外，都是翻譯的；全書的結構，自然談不到緊湊和有系統。因它不是一本著作，而是資料的彙編。所以讀者把它當做「參考資料」看好了。





## 歐洲地下火

石嘯冲

在希特勒進行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四年間，他以「火和劍」征服了歐洲十四國。「法西斯如同飢餓的蝗蟲一般侵略歐洲各文明國家；強迫被征服的各民族喂養德國軍隊。幾百萬法國的，挪威的，比利時的和波蘭的工人都被強迫解到德國去，如古代奴隸一般，往往帶着枷鎖，在德國地主、大小希特勒輩，戈林輩，戈培爾輩以及其他匪徒底領土上作苦工。法西斯踐踏了民主主義底全部勝利品，驅逐了各國政府，到處都派了總督；這些總督把自己的職位變為掠財致富的來源。……從德國人民身上榨取的千百萬金錢，都流到希特勒的無底荷包中去。」（蘇聯依·明茨：（蘇聯的軍隊））

戈培爾厚顏無恥的宣傳說：「在將來的歐洲，應當消滅各民族；整個歐洲應當單一化」。所有歐洲各國都變為德國的殖民地，這些國家的經濟，要完全服從德國的工業利益。德國的金融，成為歐洲唯一的金融；德國的外交家，將代表全歐說話；德國的士兵將代表全歐的各國軍隊。這正是希特勒按照所謂「歐洲新秩序」的圖樣，準備把整個歐洲變為法西斯德國的奴隸供應區和原料取給地。

希特勒在征服歐陸過程中，首先在佔領區實行恐怖政策，創立「人質制度」，據調查：在波蘭設置十八個斷頭台，在佔領波蘭全境的三年期間，被納粹殘殺，迫害及監獄的波蘭人為數達二百五十萬。在立陶宛，有猶太人六萬，都為納粹警察所屠殺。此外，在南斯拉夫、挪威、荷蘭、丹麥、希臘、阿爾巴尼亞、盧森堡、奧大利、比利時、保加利亞、芬蘭、法蘭西、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等國，納粹德國無不無盡屠殺之能事。依據不完全的估計，祇在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就在歐洲屠殺了二百零六萬二千名男女（在蘇聯所屠殺的還在未計算在內），這是一筆驚人的血債！然而被「征服」的一萬五千萬的人民，並沒有屈服；從北海到地中海，從法國的大西洋海岸到蘇聯的烏克蘭草原，在這廣大的地區形成了兩條戰線：一條是歐洲各被佔領民族的反希特勒統治的戰線；一條是德國人民要求推翻納粹政權的戰線。

在莽蕩的歐洲大陸上，目前正普遍的澎湃着反希特勒的革命怒潮。這種怒潮是由消極的抵抗，積極的破壞，漸演而為範圍廣大的武裝鬥爭；儘管希特勒用盡血腥的屠殺和鎮壓，絲毫不能阻撓這種鬥爭的擴大進行。歐洲地下的反抗烽火，已益趨

劇烈，希特勒不得不在這個廣大佔領區域佈置軍隊，而這個廣大佔領區也就變成了廣大戰場。從比利牛斯山至派利亞斯山；自納維克港至諾佛羅西斯克港。這里除了維琪的賴伐爾，芬蘭的曼納林，挪威的吉斯林，比利時的隆賽，匈牙利的凱雷，捷克的格黑，南斯拉夫的米哈羅維奇，羅馬尼亞的麥多尼斯基，塞爾維亞的奈第奇，希臘的雷勒斯等一類的無恥賣國賊之外，都是納粹德國的敵人，到處與希特勒的SS隊匪軍及其黨徒作不屈的英勇鬥爭。

現在，歐洲大陸被佔領國家反抗法西斯德國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一) 怠工破壞運動。(二) 游擊戰爭運動。

### (一) 怠工破壞運動

怠工破壞運動是一種地下活動，這一種運動是採取各種各種的方式來進行的；從組織工人怠工與破壞，農民不繳納穀物，到組織游擊小組對德軍交通綫的搗毀，對軍需庫以重兵營的襲擊，及利用各種機會舉行罷工與示威遊行等等。

有人說：怠工和破壞，對法西斯德國的損失，總計起來，最高的損失，不過約佔納粹的資源百分之五；打死幾千甚至幾十個德國的官兵，對納粹佔領軍隊，並不會發生甚麼變化。究竟怠工破壞運動有甚麼意義呢？

烏爾夫先生在「歐洲人民軍」一文裏，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他指出：「一個怠工行動的直接影響，固然是件小事，但是它能產生害怕這種行動到處被視的恐懼。而削弱敵人和逐漸擴大敵人力量的，就是這種恐懼。在敵人的心目中，個人的行動，是全體人民反抗情緒的表現，是預示着一種險危」。(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紐約時報」)

關於破壞，烏爾夫的答案是這樣：「偶爾對德國火車襲擊一次，當然不會直接得到很大的成就，但可使德國人不得不對所有的火車更加戒備。同樣的，在巴黎或被阿多的橋上，打死一個德國兵，影響不到德國的人力，但其結果，在法國的每個德國人，都會害怕自己也被打死，因此，德軍的士氣相對的減低了。」(指前文)

可見個別怠工破壞行動的主要價值，在於它能構成千千萬萬同樣行動對德國佔領者的精神威脅。怠工與破壞，雖然是比較低級的鬥爭形式，如在鬥爭過程中，提高鬥爭的羣衆性與鬥爭水準，可把這一運動從初級階段躍到高級階段上去，泛濫而為淹沒納粹毒海的洪流。

譬如：比利時工人在一九四三年初，爲了反抗納粹徵工是德，在列日大鋼鐵廠工人登高一呼之下，立刻有六萬人響應罷工，波及工廠達十六家，礦山達十處，復蔓延到個城市。納粹需於罷工形勢的嚴重，不得不暫時取消工人赴德之計劃。在希臘，由於全國怠工破壞運動的高漲，民氣異常激昂，居民領電話線，雅典工人舉行總罷工，大示威，反對納粹德國的「總動員」，到處暗殺佔領軍士兵，迫使納粹做了相繼的讓步。在丹麥，人民積極對德國佔領當局反抗，奧斯陸的彈藥庫被炸，斯

女德曼的造船廠被燬，伐爾庇城的機器製造廠被焚，哥本哈根的漢姆機廠被焚，同時意工事件層出不窮，而大小城市且有激烈騷動，日益發展。這一運動是具有羣衆性的。在甫斯拉夫，於一九四三年建立了「斯洛文解放陣線」，在伯爾格來德，羅勃里亞那，巴其卡各城，罷工與暴動的事件，層見叠出，且有一萬二千市民盛大遊行。在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里斯特，發生怠工及破壞行動，引起。德軍基地與軍用倉庫，屢遭嚴重的破壞。在波蘭，農民拒絕把食糧運輸到德國，剩餘的便付之一炬，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隨時隨地反抗佔領者。工人實行有計劃的怠工方式——遲緩；有計劃的破壞機器（據德國報紙的記載：在一九四二年每月修理機器的次數，比平時一年還多）。在保加利亞，人民反抗法西斯的鬥爭，特別活躍，在索非亞，布爾加斯，瓦爾那，斯列文各城市，怠工破壞與暗殺行動，雖在德佔領當局高壓下，仍數見不鮮。在芬蘭，各城市的反戰示威鬥爭，益趨劇烈。「尤西蘇米報」於一九四二年底揭載：「在一週間，即有一百十九次被「捉拿怠工破壞分子與造謠者」之事件」的消息，在荷蘭，社會各階層的祕密組織，組成一抗敵委員會，號召荷蘭士兵反抗佔領軍當局的命令；號召工人罷工——工業區格魯根的一切工廠，船塢，機關，商店，電燈廠，煤汽廠，以及各種飲食店，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一度實行總罷工，全都陷於停頓達三日之久。在法國，各地工人於一九四三年之三四兩月內，破壞納粹佔領軍的卡車達五千輛，消耗汽油三百噸。在里昂，馬賽，聖亞爾各城市，時常發生暴動。「法國工人的怠工行動，雖不及荷蘭人之厲害，但其持久性與機動性，實無二致」。此外，如：盧森堡，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各國的怠工破壞行動，亦都不下於上述各例，都勇敢的向希特勒的「新秩序」公開宣戰。

我們再把法西斯軸心內線的怠工破壞運動，素描一下。根據各通訊社轉載的消息，兩年來在德國各大城市，工人實行怠工與破壞生產的活動，遍及各工廠。漢堡的造船廠工人首先提出：「工作慢一點，生產少一點」的口號，在萊茵及魯爾一帶工業區的工人提出了「三人做兩人的工」，以降低生產。一九四三年七月，魯爾區各工廠，發生了嚴重的罷工，納粹鎗殺二百八十名工人以資鎮壓。一九四二年底，在萊茵河區，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甚至反納粹的國社黨人代表）等黨派代表與各階層代表，秘密舉行全國反戰大會，建立反法西斯陣線。遍遍向全國人民和軍隊呼籲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決議案，它獲得了愛好和平的德國國民熱烈的擁護。據瑞典報紙估計：德國國內每日被判處怠工破壞之反戰黨分子死刑者平均達十人。德國國內的緊張情形，可見一斑。許多工廠和礦坑，都已組織起來了祕密的委員會——它們雖還在胚胎時期，但已足夠成爲向積極行動方向發展的起點。怠工破壞運動，日趨擴大，各地的罷工，已逐漸趨向採取政治的形態了。

其次意大利，特別是在一九四二年底，怠工破壞運動，普遍於各地，北部成爲動亂的中心。意大利重工業最大企業之一

——伊爾瓦爾三十五名工人，以煽動罷工罪名被捕。米蘭之鐵路員工因阻撓糧食運往德國，大批被判重罪。在熱那亞，最重要的企業——安薩爾多廠，因工人罷工而停頓。即米蘭及熱那亞尚在開工之工廠，其勞動生產率，僅當於十月間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三年春季，意大利北部都靈，米蘭各地罷工的工人達三十萬，罷工運動會擴大到每一工業部門，罷工延續了十日。這些罷工主要的雖為經濟性質的罷工，但逐漸變為直接反德反戰的政治鬥爭。墨索里尼下台之日，米蘭掀起了大罷工，意大利各地怠工破壞行動繼起，羣衆高呼和平口號，反對法西斯獨裁政治。巴多格里奧政府投降盟軍，希特勒佔領意大利大部城市之後，都靈，米蘭，熱那亞，波倫亞各工業城市的鐵路員工一致罷工，並參加巷戰，抵抗德軍。這是說明，埋藏在意大利的火山，達到爆發的時候了。

## (二) 游擊戰爭運動

游擊戰爭是一種武裝鬥爭形式，它是在反法西斯軸心鬥爭較高的水準與羣衆性的條件下產生的。斯拉夫各民族——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拉夫等，發展着全國規模的游擊戰爭。

在南斯拉夫，游擊戰爭的烽火，已燃遍了全國，成爲廣大的人民戰爭了。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不斷大批的加入游擊隊——它不但入與槍的數量龐大，戰鬥的技巧純熟，而且還建立了無數根據地，解放了被納粹佔領的廣大地區，使駐守南斯拉夫的佔領軍廿六個師團，疲於奔命，造成了法西斯及其走狗不堪忍受的情況。

在波蘭，游擊戰爭如火如荼的發展着，它與納粹的恐怖政策之益加殘酷相平行。盧勃林區和基埃爾塞區的游擊隊特別活躍；在薩爾諾夫斯，格林斯克，華沙，夫洛基各地，他們艱苦的和佔領軍鬥爭，規模日趨擴大。炸毀鐵路，搗毀納粹的運輸車，割斷電線。一九四三年四月，波蘭情報部長郭特在英美記者協會講述波蘭游擊戰爭說：「本年某一月份內，敵人機車一百輛被毀，火車十七輛出軌，油井七處被燬，運兵車十八輛遭襲擊。」波蘭境內的游擊戰爭，不祇在佔領軍士兵中造成了惶亂與不安，同樣也給納粹走狗以嚴重威脅。

在捷克斯拉夫，游擊戰爭最初在喀爾巴阡山森林地帶發動的，第一批聚集在烏左克山林中，許多捷克的舊軍官與士兵，工人，農民，學生及知識分子，相率加入游擊隊，經過無數次的戰鬥，粉碎納粹的「徵伐隊」，消滅許多佔領軍的「掃蕩」部隊，繳獲它們的機鎗，山砲。驅逐納粹兇兇匈牙利的運輸列車。破壞飛機場與石油庫等。這一批游擊隊在喀爾巴阡山地帶，建立而且鞏固了游擊根據地。

在法蘭西，廣大人民在納粹蹂躪與折磨的苦難中，他們由怠工破壞行動發展到游擊戰爭，這一個龐大的武裝力量，散佈

得非常廣泛，據最近電訊傳稱：人數達三萬五千。它有統一指揮的中央機構，有比較完善的集中領導。在法國東部撤伏瓦高地建立了強固陣地；巴黎亦成了游擊戰場。此外，在里昂，法蘭賽，里昂日，索得維勒，克勒蒙，布勒斯特各地的游擊隊與別動隊，都極爲活躍；時常在威魯維琪的奴才政權。當維琪政府命令軍隊進行「討伐」游擊隊時，他們絕不顧對自己的弟兄多放一鎗。游擊隊獲得了相當的發展；這個運動正像春潮一樣汎溢於法蘭西大地。

在希臘，被軸心法西斯壓榨下的人民，近三年來，他們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與侵略者搏鬥。希臘愛國志士由破壞敵人的卡車，剪斷敵人的電話線開始，發展至廣泛的游擊戰爭。雅典之加彭尼季，成爲游擊運動的中心區域。游擊戰爭的發展，一再粉碎了德意軸心軍的實力，擊破了希特勒從巴爾幹東侵蘇土的軍事計劃。今天希臘鬥爭的武裝，有着三支配備完善的游擊隊在與軸心軍作戰，這是希臘民族解放運動的實力。

在阿爾巴尼亞，以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過無數次爭取獨立的鬥爭。被意大利滅亡後，它也沒有屈服，廣大的英勇人民，組織了反抗佔領者的五十個游擊小組。人數在八萬左右，藏匿在阿爾巴尼亞山林地帶及意大利駐軍的據點，與其敵人作艱苦的鬥爭。自西西里被盟軍佔領和巴多格利奧政府投降，游擊隊的活動，更爲加強，且與南斯拉夫游擊隊合作，它控制了全國大部份區域。阿爾巴尼亞的領土上，已現出了自由的曙光。

在羅馬尼亞——這個軸心的傀儡的榜樣，並沒有被成立起「歐洲之冠」。儘管希特勒匪徒和羅馬尼亞的賣國賊，在摩羅維亞的土地上，展開他們的強盜「事業」，燒掉這裏的幾十村莊，築起許多集中營，但無法鎮壓羅馬尼亞人民，他們組織了游擊隊，被仆此起和佔領者搏鬥，「專門用那突然的襲擊，來組織並鞏固怠工的工作，以響應而來的行動和恐怖策略從事於反抗鬥爭」。在摩羅維亞活躍着，在達維西里瓦尼亞山脈開始建立了游擊運動的基礎，他們不斷給納粹德軍以重大打擊，在可能條件下，收復自己祖國的土地。

在比利時，年來特別發展着地下戰爭，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擔負了無數的叛國的法西斯分子。也組織了若干武裝部隊和游擊隊，在比蘭西部的哈萊貝卡，里頓，考特勒，瑪洛依各地毀毀德國的軍火庫，汽油站；炸毀鐵路，破壞機車廠。在比利時南部搗毀五個重要鐵路的聯絡站；在列日毀壞了礦坑和焚燬德國勞工局，會場警察，闖入警衛森嚴的兵工廠；在布魯塞爾炸毀德國的咖啡店等。比利時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日迫一日，游擊運動亦逐漸的展開。

在挪威，游擊戰爭是逐漸的開展。最初在挪威北部，由造船工人，漁民，海員與知識分子所組織起來的游擊隊，是在山林地帶活躍，以挪北爲其活動的中心，經常破壞挪威與芬蘭之間的交通。在古哈爾根，斯坦姆蘇那，都曾有過轟動一時的戰

林派軍團。以保其其活潑中心。當其時其軍團之開交戰。其首領則。其軍團之開交戰。其首領則。其軍團之開交戰。其首領則。

門。炸毀了德國的火藥庫，發動了襲擊納粹集中營的暴動。門之外，在丹麥，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的游擊戰爭，還發育開展，却驚動着罷工，破壞，示威，總罷工的鬥爭。以墨索里尼下台為契機，在這些國家中，變調變聲。如丹麥境內反德的激烈騷動，港口的爆炸，工人總罷工，與丹麥海軍嘩變自沉；納粹在丹麥宣佈戒嚴，組織新內閣，這是指明丹麥政局的動盪。其次，保加利亞自「出賣國士的國王」鮑里斯斃命後，人民反納粹的鬥爭益形白熱化，各地擴大罷工，接連發生自發的示威運動。復次，在匈牙利，亦以希特勒對它加緊壓迫的關係，人民表示不滿，各地正醞釀着反對佔領者與賣國賊的鬥爭。匈牙利賣國賊，因恐懼人民的變亂，乃舉中軍隊準備鎮壓。但像積壓火山下的人民，是不能忍受這種統治的枷鎖，必然要爆發為大規模的反抗運動。

在還沒有發展到游擊戰爭階段的意大利和德國，却存在而且在發展着反法西斯主義的普遍底怠工，罷工，破壞與反戰運動。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一日，由德國反希特勒的軍民在蘇聯組成了一「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九月二十日，成立了一「德國軍官聯合會」，他們號召推翻希特勒統治，組織人民的政府。在倫敦的社會黨各機關聯合會，呼籲毀滅納粹，推翻獨裁政權。在柏林發生了大規模婦女反戰示威；在都靈斯多爾夫發生了德國婦女燒希特勒像的壯舉。在意大利，各大城市不斷的有示威大遊行；在米蘭，都靈，熱那亞各地的鐵路工人接續着罷工。自由意大利，號召意大利人民武裝抗德，消滅法西斯暴政，掃除賣國賊，採取與盟國忠實合作的政策。

自然，德意廣大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還有許多弱點，主要是鬥爭發展的不平衡；在與德意志生存攸關的中心城市，鬥爭還沒有深入與有力的發展，各處的鬥爭，仍缺乏有機的密切聯繫及配合。鄉村的農民鬥爭，一般的說，還趕不上城市的工人罷工運動。

★ 世界戰爭發展到現階段，蘇聯從東方與英美從西方所給與納粹德國的聯合攻擊，已在歐洲造成一個新形勢。盟軍佔領西里與意大利投降之後，從意國到希特勒歐洲的大門，已經打開，而歐洲大陸正燃燒着反法西斯的烈火，被希特勒所奴役的各民族反軸心的鬥爭，愈來愈帶着普遍性，散漫的力量愈來愈集中了。這股反法西斯鬥爭的洪流，必然形成一個摧毀希特勒統治的巨大力量；它現在是一座歐洲的火山，火山爆發前，總是要閃爍着火花的，目前充滿着被佔領國而且錫鑄着的五百種以上的秘密報紙與各地越密電音緊張的廣播，就是這火山上閃爍着的火花呀！  
歐洲的火山，快要爆發了。在這火山爆發以前，希特勒正在積極的撲滅這星星的火花，可是，這總歸是徒然的。

## 維琪政府是怎樣與德國合作的

陸 淪 輝

法國人民中壓倒的多數，都希望聯合國勝利。不願聽聞驚恐的恐怖，許多人公開表示出這一種希望，特別是那些被佔領區內的人們。他們持有這一種希望，因為聯合國的勝利就等於民主的勝利，等於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勝利；其他人單純地願望從德國人的壓迫下得到自由，回復到正常的生活情況，使停歸回到他們的家庭，得到更多的食物等。所以這一種希望雖然是普遍的，可是有不同的程度，也根據了相反的願望。但是讓我再開始來說一遍：法國人民的壓倒的多數都在希望着聯合國的勝利。

不願廣泛的輿論的反對，法國在國家的本質上是和德國合作的。也不僅是維琪的政府，被稱為法國精華的相當重要的分子，魏主張和德國合作。反對德法合作的大多數人民，缺乏武器，也缺乏領袖——至少在法國國內是如此。在法國的歷史上，沒有像今天政府與人民之間存在着這樣深的一道鴻溝，沒有像今天在真正的法國和法理上的法國之間存在着這樣深的一條裂痕。這道鴻溝不單是軍事失敗的結果，自然，與其說這是造成失敗的原因，無庸說還是為失敗所造成的結果。差不多這就是重要的理由。

很多法國領袖們採取了這種親德政策的經濟上和社會上基本的原因是什麼呢？要了解德法合作的精神，我們必當首先了解法國官僚們的心理。沒有最高級的法國官吏的默許，法德合作是非常困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以後，政府控制經濟的部門已經成為固定的事情，但是法國議會解決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問題，證明了非常的無能。結果，政府中有資格的專家們，是高級官吏們或是已經成為實業金融界領袖的從前的高級官吏們。這種政治上的演化開始於解決和賠款及戰債有關的困難問題。一九三四年以後，由於財政上不斷的危機，行政當局被賦予以彌補法令的權力，不經議會辯論而解決最緊急的問題。

這種傾向很快地給予法國官僚政治以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和權政治責任的增加是不相平衡的。法國的總理們一個接着一個倒下去了，但是高級官吏們從不會倒台的，他們還要嘲笑那些隨政治上大多數人們而轉移的官吏們。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時期，這種高級官僚政治已經變成真正的一個階層，彷彿是普魯士的貴族。這種階層非常適合於在他們自己的狹窄的範圍以內，但是一般說來，牠是絕對無視國家的真正願望的。自然牠就傾向於反動。官僚們憤恨公開的辯論，憤恨

糊塗了他們所統治的各種衙門的日常工作的秘密。他們瘋狂地歡喜爲代議士或是參議員所誤解；當部長們公佈錯誤的事實或數字的時候，或是當他們被議會所嘲笑的時候，他們又笑了。

從財政部的行政上，特別從有權力的財政總監的祕書長方面，這種心理可以得到主要的證明。慕尼黑會議以後，最重要的任務應該是使國民在工業方面動員起來。但是當財政部的官吏們却過分致力於縮減郵務人員和學校教師的新俸，去適應並討論些寬大的問題，如供應機器工具，電氣五金如錫和鐵，以及特別的鋼器等。他們一致地拒絕解決這些重大的問題，正如他們一貫地拒絕使法國格外爲人民所愛的清除貧民的廣泛政策的一樣。

一向被高級地方官吏所輕視的軍事上的官僚政治，也不比較好些。牠已因多年來政治上的陰謀而感到過分的疲倦，因此對於任何事件，都聽其自然，而不加以真正的反抗。牠不會採取任何重大的步驟去疏散國家的工業；最重要的軍火工業仍然集中在東北部的邊境或巴黎的近郊。馬奇諾防線的造成，顯示了工程師們完全不會把握住這一整個的問題。多數人民仍然不知道大部分法國鋼鐵工業（在羅放盆地）是在馬奇諾防線的外面，而是得不到牠的保護的。

再說，議會實際上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去贊成或是反對國家的動員。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們投票贊成行政當局所要求的龐大的公債，而沒有一句怨言，自然也沒有真正的討論。假若議會有罪，那麼牠的罪過不在過分行使牠的監察權，而在根本沒有行使牠的監察權。假若高級的軍事和地方官吏被迫出席美國式的參院去旁聽，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法國一定會有更多的坦克和較好的士氣了。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失敗休戰以後，宣佈們和德國合作的機會成熟了。對於法國的使命，他們從沒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德國人來了，告訴他們，德國的使命是在建立「歐洲新秩序」，那是一個奇異的發現。他們也知道德國沒有教人煩厭的議會和公開的言論，那又是另一個奇異的發現。法國的高級官吏們不願意去討論這一個新秩序的好壞，他們只是簡單地立刻開始依照那一個新秩序的要求，再一次地去統治他們自己的小天地。因爲他們很聰敏，很率直，又因爲他們歡喜工作和權力在一切之上，以所他們覺得是相當好的。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在重工業的範圍內，也有幫助走向德法合作的趨勢。

二十年來，法國已經成長爲龐大的工業國家了，一部分是爲了亞爾羅斯，魯林在一九一九年已經併入了法國，一部分是爲了有些新工業，例如鋁工業等興起的緣故。牠的鐵礦，錒，鐵礬土，和纖維工業是特別的重要。然而法國國內的市場是非常小的；爲了需要處置生產的過剩，法國的工業家便加入了國際的組合，而差不多變成了每一個歐洲卡特爾的參加者。



國家的天然財富和人口的衰弱的對比，經濟的潛力和牠的領袖們的馬爾薩斯學說的對比，充分地解釋了法國商業領袖們的政治心理。被左傾的領袖們所指出來的「軍火商人」，實際上變成了歐洲合作和「歐洲新秩序」的最強烈的支持者。每天和他們的德國朋友們接觸，對於德國的經濟組織，產額和效率的讚美，引誘他們生出一種同情的觀念，認為歐洲必需統一在德國的領導之下，並且尋覓機會去發展落後的國家，特別是巴爾幹和蘇聯的兩部。

這種趨勢，在著名的商業領袖們於人民陣線時期所出版的新聞雜誌（Les Nouveaux Cahiers）上表現出來。在這種運動中的先頭們，以巴諾德（Parraud）和包杜因（Bardoin）代表銀行家，以迪道耶夫（Deboveuf）代表工業，以戴塔德（De Tardieu）和達拉斯（Dallies）代表高級的行政上和經濟上的官僚。在外交政策上是國際主義者和緩增主義者——慕尼爾（Munier）是法國的名詞；在國內，同時又是自由主義者和含糊的社會主義者。（自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先前對於歐洲的卡特爾有與歐的一切法國的工業家們，都變成了德法合作的強力的支持者。許多新聞雜誌（Nouveaux Cahiers）集團的份子都被證明了是「自由而奮鬥的人們，但是一般的態度正如我以上所說的一樣。」）

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前夜，法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傑恩·喬里斯（Jean Jaures）重複提到了來伯尼茲（Lapointe）一句話：「身體防止，腦筋不防止」，他的意思是說個人的好意常常是可以協調的，而物質上經濟上的敵對必要防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許多重要的法國商業領袖們採取了相反向觀念，覺得經濟的利益常常可以協調，而這種協調不可避免地必要造成腦筋的停滯。

我有一位代表火車公司的國際卡特爾的朋友那裏，聽到了一個故事，這一個故事可以為我們解答出一個新的心理學來。在接近危殆到這高度的時候，有一個卡特爾會議，結果獲得一般的協調和滿意。我的那位朋友起來向有關各國的代表演說：「各位，我們已經締結了一個良好的技術上的和經濟上的協定。讓我們向列強提出解決蘇台區問題的共同意見吧。無疑地這是很困難的；但我們相信沒有得不到解答的問題，而一切都比戰爭要好些。」他的言辭受到廣大的喝采。

在法國的政治舞臺上，馮塞爾·迪特（Marcel Dett）主張同樣的理論。一種在經濟方面，一種在政治方面，在這兩種傾向中，我們都發覺到德法合作的精神的根蒂。

我們現在再提到第三個有力的因素。我們適纔所提起的那些商業領袖們，有他們自己對於世界的特殊的觀念，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如包杜因和巴諾德，通常把這當作天主教的秩序，和天主教的統一。當捷克危機的時候，他們指出「捷克異教」或「波希米亞異教」來。他們的動機通常是真正功利主義的，但是他們把這些動機推到一種背景裏面去，在他們的曖昧行動

上，掩蓋着廣泛的人道主義的文化的高尚而又理想的理論。

其他的領袖們並不縱容理想主義。從一九三四年以後，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法國是不是要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國家呢？爲了避免正在威脅着他們的社会革命，他們準備不顧一切，甚至於和希特勒聯合，或是向他屈服。

法國的反布爾喬維克主義者通常是小布爾喬亞，小店主，或是中層階級的實業家，也包括有少數大實業家在內。他們是反勞動組合者，反人民陣線者；而那些商界知識分子們，却常常和一些坦白的勞工領袖們在一起聚餐，在很摩登的客廳內談話，自然也常常津貼他們的報紙。反布爾喬維克主義者接受任何反共產黨的煽動性的論調。他們準備的內戰已經成熟，雖然不願流分流血！他們的代表便是達里奧（Doriot）；他們的政治制度是法西斯主義。他們又是反帝國主義者；而在外交上他們也非常強硬的。在休戰以後，他們熱情地接受了維琪所提出來的反閃族和德法合作的反資本主義。

正如前次知識份子們和那些坦白的勞工領袖們開玩笑一樣，他們也同樣地和那些被鄙視的小布爾喬亞開玩笑。小布爾喬亞是不喜歡銀行和信託公司的。因此，爲要保持和平，在他們和開銀行信託公司的上層的布爾喬亞的中間，就不得不建立起來。爲要保持這種運索，知識階級不得不尋找聰明而好嘲諷的中間人，這種人對於社會的建立有敏銳的了解，而實質上是侵略性的。蒲丘（Pucheu）和馬里昂（Marion）生來便是做這種工作的。

蒲丘在高等師範學校受過教育，這是一個專門訓練大學教授的法國的高等文化的廟堂。但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以後，教授們的待遇都非常的壞，而這個學校的一些學生，突然轉移與到國際政治上或是大商業上面去了。那些對於政治上感覺興趣的人，乃傾向於日內瓦方面，特別是國際勞工局；勞工局的第一位局長亞伯特·湯姆斯（A. Robert Thomas），便是這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的。

馬里昂原來是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三四年和達里奧一道兒離開共產黨。他成爲人民陣線的宣傳和新聞部份的首長。

一九三三年終以後，在法國不斷地發生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紛亂。政治上財政上的醜聞，構成了激烈的敵對成分，其中大多在情緒上是反議會的。屬於這一類的動亂在國家的生活上是不不少的。現存的政治集團的無力和不孚人望，與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力量的優越，在這二者中間，上述的那些紛亂證明了一種劇不調和的情況。當政治權力證明不能使興起的一切社會力量變爲完整，而在傳統的政治機構以內設法使其溝通的時候，這種不調和必然會引起革命或暴政來。英國在十八世紀初期有波林布洛克（Bolingbroke），在十九世紀有培頓菲爾得（Peacock Field），在他們所領導的時代給予了這些例子。但是波林布洛克和培頓菲爾得兩人卻沒有分離，他們都被吸收到傳統的制度裏面，這也是英國人政治智慧的另一種證據。

明。

在法國恰相反，這種吸收的方法常常是非常困難的。克雷蒙梭差不多是除了玩弄議會的把戲以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事務的一位暴虐而又利己的人物。在導入目前戰爭的重大危機的前夜，傳統的法國各黨派不能夠吸收和訓練不同的黨徒。統一社會黨不能吸收馬賽爾·迪特，亞里恩·馬奎特（Adrien Marquet）及其同志們；右派也不能夠吸收達里奧，蒲丘，和他們的朋友們。這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的因素，甚至它的理由是難以解答的。

在慕尼黑的前夜，法國的一切固定的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們，都在黑暗的籠罩之下活動起來；在黑暗的籠罩下，那些商界知識分子也在企圖提出明日的政府的統治者。在這一計劃的政府裏面，里勞，拉得立（Leroy-Ladurie）巴諾德，包杜因，蒲丘等都是首要的領袖們。在這些人中間，沒有人願意法國失敗，他們也不願去作使法國失敗的工作；但他們不得不了解到，失敗以後的政治混亂，最後將要掃去過去的一切，而給予他們實現他們的計劃一種機會。結果他們是聖·西門的一九四〇年的追隨者。

還有另外一種危機，存在於勞工聯盟和法國反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們的中間。共產主義和西班牙內戰便是這種分化的代表。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土魯斯決定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勞工聯盟的重新統一，已經為人民陣線的盟約建立了一條道路。但是這並沒有調和屬於共產主義第二國際的溫和的勞工領袖們所感到的不信任和憤怒。年青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人，可以坦白地互相握手，然而商業組合的領袖們却並不如此。在他們中間，最盛行的情緒是仇恨——在改良主義者（溫和派）方面，是仇恨中夾雜着恐懼，在共產主義者方面，是仇恨中夾雜着謙讓。在國內和在日內瓦與法國的官僚政治合作，已經使改良主義者認為這是妥協與不適應的容易的方法，但他們知道，在這種方法中他們最終要被共產主義者所吸收，因為後者是更勇敢，更積極，人數更多，而且絕對不會有什麼疑慮的地方的。他們知道，在他們中間，最終為了工人在組合中的報酬，為了權力，他們是不能不有鬥爭的。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改良主義者的勞工組合的領袖們的心理，在西班牙內戰中，在慕尼黑時期，在德法停戰後，可以總結一句，就是反共產主義。

在幾種其他的情形中，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種反共產主義的運動，便是傳統的綏靖主義者，不惜任何代價的綏靖主義。這種綏靖主義染上了對德友好的色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傑恩·若累斯（Jean Jaurès）和一九一八年以後的萊翁·伯倫，便是最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四年以前，傑恩·若累斯恐怕法國變成反對德帝國主義而擁護英帝國主義的國家。他不要

英國來支配法國。在那那日子裏，他和他的同伴們很想白地走上了馬克斯，培伯爾 (Boebel)、李卜克內爾 (Lissauer) 的道路，不僅要娶彼得堡，同時也懷慕了倫敦。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者信仰德國的傾向又復活了。顯然希特勒的登台是要推翻傳統的地位——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做到。萊翁伯倫和萊翁德克斯的國際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思想，超過了他們對於和平和反共產主義的願望。但是有一部分人秘密地或公開地認為倫敦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不比德國的祕密警察好得多。保羅·伐爾 (Paul Ferry)，查理士·斯賓納斯 (Charles Spence)，保羅·拉甫斯 (Paul Rivers)、雷尼·比林 (Rene Belin) 等人，都是這一種情形。

反法西斯主義的軍人階級，自從西班牙內戰以後便沉下去，他們認為這種鬥爭，對於法國的工人是沒有利益的。至於軍隊領袖和郵務人員的有力的組合，則一致是熱烈同情慕尼黑會議的。他們的態度象徵了法國人民的愛國心的低落。因為過去的偽愛國主義者，將國家的利益當成爲他們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他們認爲一切愛國主義的形式，不過是反動的自私的把戲；而舊日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也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爲什麼要爲不能達到社會的政治民主法鬥爭呢？奴隸比死亡要好些；納粹給予公共自由的危險，不會多於戰爭狀態中的法律所給予公共自由的危險。

在這種知識上精神上解體的氣氛中，當這更多的長論的正常領袖們詢問到原來把國家的團結，凝固在一起的初步觀念的時候，戰爭是沒有問題地爆發了。而這種失敗，並沒有把從前的一切詭辯用猛烈的爐火融冶在一起，相反地却弄得更壞了。

這些便是產生今日德法合作的政治的心理。我再要說下去的便是某些所謂精華的人物，我並不提及那些爲這種精華人物所領導的黑暗中的一羣，但是在今日統治維琪法國的便是這種精華啊！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今天的德法合作，是由各種樣式的人們，在各種不同的理由下支持着的：

第一是上級行政的和軍事的官僚。以前的財政總長波蒂赫爾 (Yves Bouthelier)，以及一些高級的財政官吏們，都還很親切地主張德法合作的，其中多數屬於巴諸德所領導的德法經濟集團，一切新的地方行政官吏自然都是隸屬於內政部，先前的市上的領導之下，現在則在賴伐爾的領導之下。他們都是最狂熱的德法合作者，搜捕共產黨員和誘惑猶太人便是他們的日常的任务。

學術界的情形比較複雜些。教師們和從事於研究工作的人們，既不真正地同情德法合作，也不反對德法合作，多半是採取消極的態度。例外的是他們沒有反動到公開地反對種族的法律。在學校系統，校長們，院長們，以及行政官吏的上層，

## 德法合作的德法合作者。

一般說來，法蘭外交家的行動是比較勇敢的。親英的傳統在法國外交界已經根深蒂固，這種傳統還在繼續下去。

大部分戰爭軍官，特別年青的軍官，是渴望報復德國的。這不是說他們有民主的傾向，而因為他們是被擊敗了，他們的榮譽受到傷害了。許多年老的官吏已經被維琪政府放在很有聲望但是沒有什麼實際責任的地位上去，例如做執行經濟法令的警察，警察的高等監督，地方糧食顧問等。海軍人員曾經被達爾朗照這樣的特別同情過，一般說來他們比陸軍更主張德法合作的。

另外有一種主張德法經濟合作的人們，是爲了他們羨慕德國的組織，其中如包杜因，巴諾德，現在的生產部長畢契隆（Jean Bichelonne），農業部長拉杜雷（Zeror-Ladurie），以前的生產部長，雷諾的廠長里西杜克斯（Rene Lehideux）等。溫斯頓銀行在這些環境中所掌握的重要地位，現在是人人知道了。

在戰敗和休戰以前，這些人都相信一種妥協的和平；休戰以後，他們相信德國的勝利。他們對於蘇聯的抗戰感到非常的驚訝，甚至在一九四一年終，他們仍然設想德國最終會鯨吞蘇聯，而在數年之內再把牠重新組織起來。他們差不多仍然希望德國的勝利，希望歐洲統一在德國的領導之下，對付美國。我們必需很清楚地瞭解到的，就是這些人全然不知道目前戰爭的觀念的形勢。他們所認爲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在戰後世界可以同時並存的這一種曖昧的觀念，並沒有絲毫動搖。在他們看來，戰爭僅是兩個對立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衝突。

環繞着這些人們的，是新的法國經濟的官僚制度，特別是原料供應部的，這一個機構處理極細微的德法在工業上合作的事項。這種官僚政治和新成立的工業組織委員會不能混爲一談，後者只是負責法國工業方面的事情，而不參與和德國在工業方面合作的計劃。在表面上，許多工業組織委員會的領袖們都不願意和德國合作的。

那些傾向納粹的法國反動份子們，多半都聚集在達里奧，戴倫科（DeLencle）和科斯坦蒂尼（Costantini）的組織裏面，他們無論在被佔領地帶或非佔領地帶都沒有望和威望。

馬塞爾·迪特的情形是顯然不同的。他是一位有能力而又聰明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將領，再者他也有一種政治的哲學。在最近兩年，他不僅爲了和德國親密地合作而鬥爭，他也爲反對英國，反對維琪的天主教和反動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在一個納粹法屬裏面，他成爲一個左傾的領袖；他願做由湯姆斯銀行所代表的經濟利益和天主教勢力的猛烈的反對者。在一個純粹的國家社會黨的統治之下，至少有一個時期他將要強調社會主義超過於民族主義。

另外還有一個集團，是由巴和德國合作的左傾的和極左的政客們組成的。這爾期上將會經企圖把過激黨的農人和社會黨的工人集會到維漢方面去。斯賓納賽，拉爾斯，代爾，對於這種策略都給予了幫助，但結果是完全而周定的失敗了。

勞丁組合中主張德法合作的領袖們，是以前的勞工部長比林的朋友，其中包括米倫（Francis Millien），杜莫林（Georges Dumoulin），里齊（Kleber Lezy）等。迪爾馬士（Delmas），教師組合的領袖，也是很顯著的擁護德法邦交的。許多勞工領袖們曾經應邀訪問柏林，帶着十分熱烈的情緒回來，被送到各地去從事宣傳，比成希特勒的天堂，對照中大林的地獄。有些先前的社會黨的市長們盛讚德國都市的建設，而另一方面，在佛蘭得斯和巴黎郊外的工業地帶，在煤和鋼鐵區域的工人們，却一致地擁護鐵高樂，一致地決心將德國擊敗。

少數艾歐利式（Emery Type）的知識份子們，也包括在德法合作者的範圍以內。他們主要是阿拉因（Alein）的追隨者，阿氏的辯論主義的學說是走向德法合作的初階。最後，不可避免的也有少數貧困的新聞記者，如迪萊西（Francis Delaisi）和道甫因，穆涅（Achille Daubh-meurier），對於他們，關於德法合作方面的撰述不過是謀生的一條新路徑而已。

因此在法國的傳統的領袖們的中間，已經遭遇到知識的和道德的價值的可怕的震落了。結果，差不多戰後關於法國政治改造的最重要的問題，將要是尋求一種新的領導，在各種活動的場合中發覺出一種新的精華，特別是在行政上，教育上，社會生活上。我並不是說新法蘭西的憲法問題不是重要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一切在政府形式的本身上，比較各方面的領袖品質和價值，其重要性是要少些。

這些領袖們將來可以發見嗎？假若是可以的話，那麼在什麼地方發見？怎樣去發見呢？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對於第二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他們是可以從四個場合中發見的。

（一）從有限的但是仍舊很多的商業領袖們和高級官吏們的中間發見，這些人是曾經拒絕向侵略者投降的人們。

（二）從暫時離開法國而繼續抗戰的人們的中間發見。這就引起了戴高樂的戰鬥法國和法國本部的關係的問題，戰鬥法國運動和外國政府的輔助關係的問題，還有牠和那些已經離開法國但沒有參加牠這一運動的法國政客們的關係的問題。

（三）從新的集團裏面，和從地下那些自動的反對戰敗和反對德法合作的人們的中間發見。這裏特指那些天主教的青年。

（四）最後，從那些已經被納粹和維漢政府所消滅和殺害的舊的社會團體中間發見。在這裏我主要的是指共產黨的組織，牠也曾經拒絕和德國合作的社會黨的商業組合的領袖們。

在這裏我不願意討論前兩類的人們。如由姓名來確定主要的反德法的合作的工業家和官吏們，這顯然是一件事體的事情。對於有時發生於戰鬥法國組織的內部的爭執，或是對於戰鬥法國和法國政府中間的差異，我一願從外國的批評上給予一種判斷。然而對於以後的兩類，我必需以簡單的註釋。

第一、有許多法國的新青年，這些人無疑問地拒絕接受維琪的命令，他們考慮法國的前途，企圖依照他們的心志建立新的政權來。

自從休戰以來，在法國已不再有國家的軍隊，僅有將近十萬被徵募的國民志願軍。但是年青的人是需要的，在他們二十歲的時候，花去八個月的時間在青年營內，在委派監督人員之下從事於各種屬於農村的和公共的事業，那些監督人員又給與他們一些公民的和精神的訓練。差不多這是建立新的國家領導人物的最好的機會。青年營裏的各種社會階層不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因為監督人員一般都是布爾喬亞，而年青的士兵則是工人或農人，無論如何，在青年營中的接觸，總比法國正常軍隊裏的官吏和人民中間的關係要親近些。

在青年營裏所創造的新的精華，是傾向於反德法合作的。他們並沒有採取種族的觀念；假若他們似乎要接受政府的命令時，那便走出於對貝當個人的尊敬。他們常常的辯論這種新秩序是不是法國的傳統。一般說來，他們彷彿大半是受了社會的和自由的天主教的影响——戰前青年盡皆教工人運動的領袖。教會裏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和他們保持接觸的。顯然地教會看到了法國的失敗給予牠重新掌握青年的一個好機會，而牠使用牠的才能和智慧去進行牠的工作。

現在要說幾句關於共產黨員和商業組合的領袖們的話。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在這整整的一年中，德國的當局對於共產黨員的活動不感興趣。巴黎警察廳如果探訊他們，德國人通常的回答，便說這是法國國內的事件，法國當局要怎樣去對付他們都可以。一種新的日報，叫着「工作中的法國」(La France active)，是在被佔領地帶用德國人的金錢開辦起來的；牠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傾向純粹是共產主義的，但是這些「於不列顛的攻擊和給予反因埃主義以精神上的支持。然而這證明是完全失敗了。目前舊日的共產黨的「人道報」(l'Humanité)，是在秘密地發行着。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情形就改變了。從那個時候起，共產黨成爲法國抗戰的中心。許久以前的共產黨領袖們，如塞馬德(Semard)和白利(Gabriel Peri)，以前「人道報」的編輯們，都被德國人槍殺了。他們英勇地死去了。

許多並沒有被日當的官僚政治和政治妥協所腐化的改良主義的商業組合的領袖們，都採取了一種鮮明的立場。在雷特

(Nantes)，有四位這種領袖——紙業組合的領袖格羅爾特，皮革業組合的領袖米芝爾斯，海員組合的領袖包爾馬區，鐵業組合的領袖丁巴德——都爲了拒絕沿着他們以前的同志，現在維琪政府的官吏弗洛的伎爾（Follet）的一條路徑去和德國合作，而被德國人槍決了。

顯然的，一種真正的重行統一的運動已經在法國工人的中間進行着了。在地下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商業組合的運動中，有些年青的領袖們，對於共產黨的組織彷彿採取了一種堅決的態度，或者他們認爲和共產黨領袖們合作比較和自由主義的天主教徒們合作更困難些。但是在他們中間，有建立在受過以前的吉頓（Gillon）和克拉克斯（Clamans）式的共產黨員和斯賓納塞，比林，以及弗洛林伐爾式的社會黨員的平等的痛苦，和對於他們的同等的仇恨的一種利害相同的感覺。目前的這種運動，比較造成人民陣線的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虛偽的政治運動，顯出要牢固得多了。

據我的意見，聯合國勝利後在法國最迫切的政治上的工作，是要建立在兩個新興勢力的基礎的上面，一面是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年青的天主教徒喬爾喬亞，一面便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商業組合的領袖們，他們都是一再受到民族自覺的和愛國主義的偉大教訓的人們。（路易·德朗克作「東方報」「華爾外交雜誌」）



## 法國人民反希特勒的鬥爭

葉川譯

希特勒在三年期內企圖有系統的削弱法國人民的力量，與破壞法國的抵抗能力，法國著名的經濟學者安刺阿里凡在一九二二年七月「每日晨報」上發表過一篇論文，很正確的指出：法國組織政府現行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係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而制定的。德國是在利用經濟、財政與政治的各種手段，來滅亡整個法國與消滅法國民族的精神。但是法國人民決不讓牠實行這種消滅政策，特別從這三年內的反抗鬥爭的行動上表現出來。

由於希特勒對維琪政府壓迫的加強，與逐步實行滅亡法國的計劃，使法國人民在鬥爭中鍛鍊和加強了自己的抵抗力量。廣大的人民的「國情材與反對德國的鬥爭，在本國風潮澎湃着。在兩年中民族解放運動異常的擴大，羣衆向更高的階段發展。許多法國愛國志士已經明確：消滅的抵抗，已成過去，現在應該積極行動開始之時，以配合廣大人民擊潰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忠實的組織走狗的英勇鬥爭。

現在法國所實行的法西斯特務制度，取消了一切民主自由。把具有偉大民主傳統的法國，變成了一團漆黑。自勞動總會被解散以後，再沒有自由的工會了。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經政府頒佈禁止人民成立任何集會結社的命令，一九四二年，又頒佈了健全秘密團體的法規。目前已沒有公開存在的非法西斯的社團了。

恐怖籠罩着全國。糧食兩爲了減少本身所受的威脅與迫使希特勒起見，他不惜破壞法國固有的法律與秩序。幫助希特勒逮捕與槍殺無辜的「人質」，因而引起全法國人民的不滿與抗議。在法國城牆上沒有一不點着殺人罪狀的。每遇德國的士兵或警官被殺，佔領當局則大批的槍殺「人質」以爲報復。

壓制機制的逐漸的加強，警察的數目增加了數倍，警察局改組，地方官吏都換了納粹的可靠人物，普遍的實施着偵探制度，又成立了政治偵查大隊。

法國監獄擠滿了政治犯，被監禁的人數達四十萬人之多。所謂政治犯的這些人，實際他們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就是被逮捕入獄的男子，婦女，老人和青年人甚至還有少年，也沒有被監禁的理由。

在兩個地帶內部存在着恐怖制度。佔領區內內部的恐怖制度是法西斯德國的；非佔領區的是糧食兩政權的。此種恐怖是隨着德國軍隊之撤退及其調至東線而益加強。希特勒狗彘畜生常恐懼他們後方的不安全，因此對佔領地區內的任何鬥爭都加以無情的鎮壓，佔領軍的長官頒佈了限制一般官吏行動的命令，並嚴密偵察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及其家庭的信件。

維琪各個報紙認為法國目前所實行的制度，是削弱了「人民對國家政權的信任」，他們熱烈討論恢復人民對政府信任的方法。如「努力報」(Effort)，建議重舉國家機構，便是其例。貝當與賴伐爾所用的方法是使法國人民麻醉。貝當獲得了德國當局的允許，釋放了一些所謂政治黨禁，其用意既非在多少提高維琪政府的聲威而已。但是這種方法並未發生效力。雖然，恐怖的加厲，而抵抗也加強了，法國人民爭取法國獨立的人民統一陣線亦因之成長了。

法國愛國志士的鬥爭形式與方法，是各種各樣的。在兩個地帶內的法國人民，對他們敵人的抗議和表示不滿，是用怠工的形式。

怠工成爲同佔領者鬥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不論城市、鄉村、工廠、鐵路、電話局以及國家機關內，到處發生着。在爲德國製造軍用品的工廠裏，與輸送此種軍用品到德國的途中，也時常發生怠工行動。例如，在卑夏通的「那伊」工廠，兩個月內所製的砲彈，都不能用。雷諾工廠的怠工，德國當局以槍殺工人爲報復手段。在西特羅及其他工廠，也發生了同樣的毒件。佔領當局爲了杜絕鐵路被破壞，甚至規定對苦勞鐵路破壞者，予以百萬法郎賞格。在法國各地的鐵路，時常發生覆車情事；尤其在軍用路綫上，螺旋釘被扯去，電話網被破壞。

在鄉村中許多農民同德國佔領當局、警察發生着小衝突。成千成百的農民，運用各種方法，藏匿自己的食糧，消極的拒絕德國人的徵收。佔領者因爲糧不濟農民收藏食糧的地窖，他們却在每個農民的手圈旁派志兵監視以威脅農民。

怠工與破壞行動，成爲法國人民日常的鬥爭現象。運往德國的糧食列車被破壞了，供給德國的燃料車爆炸了，交通綫被破壞與軍火被焚燬。歐洲法西斯宣傳總站的巴黎無線電台，曾被破壞，中斷了數小時。破壞的火燃燒着法國每個都市與鄉村。一些工廠與森林被某些人放火焚燒。里摩日的火災，使紡織工廠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都爾附近燒燬了石油與潤滑油倉庫。佔領軍當局追究起火的原因，大批的捕捉放火的嫌疑犯，仍是徒勞。法國警察雖偵查怠工破壞者的主犯，弄得精疲力竭，但是怠工者的數目，仍日有增加。而且具有消滅德國佔領者性質的恐怖事件發生的次數也愈加多了。在德國士兵、憲兵與指揮人員的住所，曾有炸彈爆發，運輸德國士兵的列車屢被顛覆。不久以前，因爲鐵軌被燬，歐爾布至阿米恩間的急行車出了軌，死傷了許多德國的軍官與士兵。「猶約切德」雜誌社的通訊員報道：法國愛國者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在翁執附近有了破壞巴黎——南特——聖那最兩間鐵路的組織，爲了大規模的顛覆德國軍用列車。也在七月內，法國愛國者在下坎省的一個車站，炸燬了運往德國的軍需列車和運糧燃料的軍用車；顛覆了都爾至阿拉斯間的燃料焚溜廠。四十四輛車箱，十九輛槽車，兩個車頭完全被燬，死傷了許多德國士兵與軍官。

在巴黎、第戎、都爾日及其他許多城市內的德國兵營、衛戍司令部及集中營常被投擲炸彈。此外，殺害德國士兵、軍官與哨兵的事件，更是時常發生。無論在佔領區和非佔領區，所有的德國人都不能平安度日，到處都受法國愛國志士的懲罰。一九四二年五月間，在被佔領者所沒收的住了德國指揮人員的許多巴黎旅館與大飯店，連續不斷的發生爆炸事件。每次爆炸死許多德國軍官。西班牙「阿里巴」報駐維琪通訊員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寫道：「最近十二個月內，納粹高級人員被殺害的數目已達幾千人，德人被殺的事件，差不多每天都有。」

法國的各工廠所實行的恐怖政策更為嚴厲。假藉任何理由都可以迫害工人。就是「努力吧」也不得不指出這種報復手段太不公允，太不合理。在有德國軍事訂貨的各製造廠內的制度，特別嚴苛。在刊物上很少透露法國工人罷工的消息，但它卻報導着勞動階級充滿了自覺性剛毅性與積極鬥爭性的增長。最後傳出了：巴黎近郊飛機製造廠罷工事件的發生。結果罷工的首領被捕，四百工人被拘於集中營。雖然這樣處置，罷工運動依然未停。在索奈為德國製造軍火的伯列斯特兵工廠的工人和在盧爾的五千礦工，又開始了大罷工。

巨大的示威運動時常發生。例如：五月三日，在魯愛城（法國西北部），發生了市民與德軍的衝突，在此次衝突中擊斃了五十名德國人。事後納粹槍殺了大批「人質」。五月二十七日，在卑支（愛親省內），法國的法西斯賴伐爾領事下的伯拉頓海軍上將一度舉行閱兵，這裏的市民對這次閱兵付之以嘲笑與怒言，參加者有一千五百人，結果却發生了流血衝突。希特勒黨羽的閱兵典禮被破壞了。而支持示威的人羣都聚集在里昂大戲園門前，演奏着柏林的管絃音樂。

民衆的示威遊行，益趨於組織化。七月十四日法國人民響應法國人民委員會推舉巴斯底獄的號召，在法國非佔領地許多城市的廣場和大街上，舉行了無數次的示威遊行，唱「馬賽曲」高呼「民衆團結」；「郭利萬歲！」；「賴伐爾上斷頭台」等口號。聲音響徹雲霄，藍白紅三色旗在示威人羣中間揚着。在馬賽大街有十萬人大遊行，香爾舍支大街有四萬人，在里昂聖日、格列諾布利、土倫、尼茨、克列爾蒙、弗蘭、薩莫列星、加爾加遜等城市甚至在與當與賴伐爾邸宅所在地的維琪也有成千成百的愛國志士在街上示威遊行。在法國非佔領區的示威遊行者沒有一個城市不與武裝警察發生流血衝突的。

在法國佔領區內，不可否認的已經開始了許多的武裝游擊戰爭，甚至維琪官方的通訊也正式刊載了法國游擊隊出現的消息。各地活躍着武裝游擊隊不下二十萬之多。在巴黎西北的伊黎、傑、弗蘭斯省的通訊，登載了許多護送貨物的德國人；而游擊隊員傷傷二人。另一個通訊則稱：因為鉅大發電廠被炸，希特勒訂貨的幾個工廠便停了。法國北部工業區登載游擊隊活動

的戰報寫道：游擊隊在阿爾卑斯山（卑爾附近）毀壞了十二輛德國戰貨汽車。

在法國，違禁的刊物成爲更有力量鬥爭武器，出版違禁刊物的百年鬥爭傳統，現在復活了。這些出版物提高法國人民鬥爭的作用，在法國歷史中，爲從來所未有的。報紙、雜誌、周刊、小冊子在佔領區與非佔領區內出版着。它們被秘密的傳遞着，從這一個人手遞到另外一個人的手裏。印刷的地點，是在地下室。其中有的是鉛印，有的是油印，也有用很原始的方法印刷的。

報導爭取法國解放消息的一些報紙，在佔領區與非佔領區這兩個地帶內遭受納粹非常嚴厲的壓迫，在一個地方出版不久即歸跡，就得改在其他地點出版。總之，每一不合法出版物至多在一星期內必須更換一個地方。例如「巴黎時報」于其每次遷移新地點以後，在報端上就這樣聲明：「第三十二次遷移」或「第四十次遷移」等字樣。不合法的「法蘭西報」竟大膽的在報上登載它已得到警察許可，公開發賣的字樣。此外，不願與納粹及德國合作的記者都自動的結合起來，勇敢的爲國家解放軍奮鬥，時常地親離子，過着漂泊的生活，隱蔽在地窖下工作。

這些報紙艱苦的戰鬥着，也有着豐富的內容，有着各種各樣的材料。內中有尖銳的諷刺畫和文藝作品。它往往是用共產黨「人道報」(Humanite)的名義出版。著名的報紙：「法蘭西人民報」，「消滅法西斯主義報」，「蘇聯萬歲報」，「抗戰廣積報」，「法蘭西新生報」等。最近法國社會黨又出版了機關報「民衆報」(Populaire)。各種報紙的發行數目各有不同，以「解放報」爲例，據萊翁內閣社會黨議員安德雷·費利浦(現在是郭里國民議會議員)聲稱：這種報紙發行額爲五萬份。

許多不合法的報紙，如共產黨的、社會黨的、羅馬加特力教徒的、溫和自由黨的及其他黨派出版的，所反映的政治見解，都一致的是反對萬惡的法西斯佔領者，及把德國人趕出法國，爲他們的鬥爭的目標。例如，「瓦爾突報」說：「在法國祇有一個敵人——佔領者」，「解放報」寫道：「現在各黨派的觀點與各黨派代表的意志，是集中在把德國人驅逐出法國國境的總目標下，團結鬥爭，而且有成效的保證，即因爲它是爲全國勞動者所支持的神聖事業。」「社聯報」號召法國人民說：「不要隸屬於外國統治者與法奸的器具……應充分的表現出自己对他們的情緒，不要害怕，不要做他們的奴隸和幫兇。」「加特力教徒」不合法的機關報寫道：「法國人民！把你們的愛，用對自由上，以換取你們的優裕生活。如果拒絕此種建議，就會被他們消滅了！……」。「北加萊海峽呼聲」報上的社論：特別強調：鑄除破壞民族統一障礙。最後加上一句爲「爲解放而團結」。

在這些報紙的周圍，成爲組織運動的中心「人道報」盡了最大的聯繫作用。它與戴高樂領導的「戰鬥法國」的無組織以及國內的各種組織經常保持着密切聯絡。

現在在民族統一戰綫內，產生了憲法的勞動同盟運動。參加者有：工人，農民，法國投降前的官吏及勞動工會會員，首由法國共產黨在地下把他們組織起來，並由社會黨在名義上負責領導，社會黨不久以前在佔領區與非佔領地帶內舉行了非法大會，恢復了它的黨的組織。

法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組織，已成爲法國全民的了。牠包括着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在這個組織中有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大中小資產階級代表、政府官吏軍官，以及法國無產階級的優秀代表等——所有這些人，都是在保存着法國革命精神的中堅，熱烈的愛他們的祖國，跟着特勒匪徒及其幫兇毫無反顧的戰鬥着。因此也激怒了法西斯野獸，它們的屠殺範圍擴大了，在捕人的名單上增加了無數的名額。他們有的是全國聞名的將軍，法國人民敬愛的共產黨議員以及名流和學者，例如：卡伯利愛里·別利、皮爾、謝馬爾、閻·郭特拉斯、伊夫利市長、海軍軍官德黨爾夫、蘭羅爾西將軍、傑馬爾上尉、冶金家傑穆鮑。有法國學者傑爾南霍利維克。被投獄的有偉大學者與教授如：物理學者藍伊文、安里馬斯別路教授，鼓利亞教授福蘭索鳩羅，巴黎大學哲學院院長萬得里斯，物理學教授關東及其他許多人；但也有被宣告處死刑的許多人，他們卻逃出了奴化的法國。

在法國已經形成了各黨各派及社會各階層人民陣線的大聯合，他們的最大的目的，是在把法國從可恨的法西斯壓迫下解放出來，然後推翻希特勒代理機關——維琪政府。現在大多數的法國人民正利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對希特勒德國進行着鬥爭，而支撐賴伐爾的社會支柱，却日趨於垮台。

法國青年是人民陣線最勇敢與最忠實的一支隊伍。這些青年承接了過去法國的光榮傳統，充分的發揮着革命精神。

著作家尤利·羅曼描寫法國青年人的感覺時寫道：「我相信，當青年們看到牆壁上掛着的圖表，有一半被擦掉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等字樣時，他們一定要戰慄的。」

爭取青年在法國是有着很大的重要性。貝當元帥本人也研究「教育青年」的問題，但他是在蠱惑青年，在利用青年，使他們不明瞭「法國真正利益」在那裏。他與反對蘇聯「自願隊」的徵募官——多里歐一樣的卑賤無恥。

多里歐用盡各種方法企圖在馬賽成立一訓練青年的機構，吸收十四至二十一歲的數千青年男女。這是個新的法西斯青年組織——「法國青年人民同盟」。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在徵募「自願隊」與蘇聯作戰。

可是多里歐的這種企圖，早爲法國青年所識破，他們成千的向國外逃亡，維琪政府於是下令封閉法國邊境與港口，俾阻止青年的出奔。逃亡的青年大都奔向戰鬥法國，目前參加戰鬥法國本部的青年與日俱增。然而不少的法國青年在法西斯佔領者及其法國幫兇的屠殺下，犧牲了無數的無名英雄。十七歲的基·茂克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是次雜在二十七個「人質」中被槍殺了。同時還有一個巴黎二十歲的大學生。英國無線電台放送此女被處死刑而逃到英國的法治青年說：基·茂克及共同志如何英勇的走上法場，在他們被送至法場時，他們沒有單上眼罩，也沒有帶手銬。直至最後一分鐘還唱着「法國國歌」與「國際歌」，而基·茂克則唱「少年警衛隊」歌。送他們到法場去的卡車開動時，這批被處決的四百志士便高唱「法國歌」。他們一直唱到離薩多柏林一公里半的沙灘（即刑場所在地——編者）。

沿途居民恭敬地向他們脫帽致敬。刑場上埋了四列柱子，每列十根。這就是施刑用具之一部了。一個星期以後，刑場上陳列着五千多具屍體。同時在墳墓上也掛着許多花圈和鮮花。

四月廿四日英國無線電又放送十八歲的亞爾薩斯人馬爾謝里·別涅瑪的壯烈犧牲之一幕。他曾領導一部青年，在十八個月內作了無數次童工與破壞的鬥爭。他們經常在夜間撕壞法西斯的標語，降着懸掛着的德國國旗，搗起法國旗。把商店陳列的納粹「領袖」的肖像給撕毀。他們時常的切斷電線與毀却鐵軌。馬爾謝里·別涅瑪擊毀了一百輛德國戰車。最後被法奸告發了，馬爾謝里·別涅瑪及其許多同志被捕，他本人被判處死刑，他的朋友被判處各種的有期徒刑。

法國教師在極端恐怖的條件下，每天秘密的進行反法西斯的工作。他們教育法國青年愛他們過去的光榮的祖國。要做一個真正的法國人。一個逃到自由法國的教師述說：目前法國教師在非常艱困的條件下，從事講學。他說：「我還記得，當你在講堂上授課時，經常聽到外和複雜差路的聲音，學生們對我以眼色示意，彼此就明白了。」一個學生低聲說：「野蠻來了！」。我對他們回答說：「不要作此等事太久了吧！法國人必須英勇鬥爭，直到在國外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爲止。」這個教師最後說：「德國人將永遠不能征服法國青年的心。」

法國反抗國內佔領者的鬥爭已達到了高潮。反法西斯的人民數目日益增加，而爭取自由的法蘭西戰士的數目也在前的增加了。法國人對於跟法西斯野獸作戰英勇的蘇聯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法國人民也迫切的期待握持武器跟愛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殲滅在法國領土上的希特勒軍隊的時期的到來。法國人民無論如何，決不願法國沿海各地的淪亡。法國勞動總會會員在一封信內這樣說：「全部法國人民已經準備好了，當信號一響，爆發洪流就會發動起來。」（瓦西里哇作——原文載「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

# 英勇戰鬥的南斯拉夫

應人譯

法西斯德國所進行的侵略和強姦戰爭的第四個年頭的特徵是：歐洲被佔領各國的人民對希特勒統治反抗的增長——南斯拉夫是其內特別顯著的例子。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帶有反抗侵略的法西斯侵略者的人民游擊戰爭的性質。

希特勒及其黨徒並不考慮在南斯拉夫發生的事件。他們認為侵略是總壓和掠奪這個國家，並不是一件難事，而且是很容易實現的。一九四一年春季，他們藉助於意外的閃電戰式的強姦般的攻勢，很快地擊潰了南斯拉夫的武力抵抗。他們佔領了鐵路聯絡站和戰略據點，在大城市裏設置了大壘守備隊，在塞爾維亞和哥羅提亞成立了兩個傀儡政府，分裂了這個國家的領土而宣佈結束戰爭，南斯拉夫也就屈服了。在南斯拉夫充滿了蓋斯塔波德的謀探，各色的特務人員，突擊隊員以及各種柏林和羅馬武裝團體的代表們。「新秩序」建立了。法西斯的領袖們決定地說，他們能夠安靜地和「有計劃地」來利用南斯拉夫的資源、糧食貯存、工業和勞動力——為了在別的地區上進行戰爭。

南斯拉夫的資源和糧食是相當豐富的。這裏可以找到許多德國和意大利所最缺乏的東西。農業經濟在平時佔產百分之五十五萬石糧食，平均每年輸出國外達八百五十萬石。一九三九年，國內有四百二十二萬五千頭牛，一百二十七萬三千匹馬，八百五十萬口豬，一千零十五萬三千隻羊，二百萬隻家禽。南斯拉夫很富於工業的農產物（如麻、煙草、棉、甘蔗等），菓欄、菜園、葡萄園和森林。南斯拉夫的菓園，每年平均要收穫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噸的菓實，有十萬五千噸可供給歐洲的各個市場。

法西斯侵略者特別重視這個國家的礦產。南斯拉夫的煤層有四百二十三萬三千一百萬噸。鈾礦的產量在一九三九年是九十八萬七千噸，錳——七十七萬六千噸。鐵礦土——三十一萬四千噸。

法西斯侵略者定妥增加煤的產量至二倍三倍以至更多的倍數。他們企圖使用在別的被佔領國家已經試驗過的強佔和掠奪的方法來達到這目的。可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從南斯拉夫取得他們在戰前因正常的商業關係所得着的原料。在法西斯侵略者的威嚇下，南斯拉夫的人民走上了團結的道路。

南斯拉夫的人民對法西斯的掠奪計劃和國家的被佔領所取的態度並不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希望的那樣。南斯拉夫人民雖可能失掉正規戰線上的戰爭，但並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却在城市，森林和深山裏進行鬥爭。無邊的戰場伸展在全國的領土之上。這個人民的解放戰爭底神靈火燄，更廣泛地燃燒起來。鬥爭的目的明顯地被提出來：法西斯主義者是南斯拉夫的血腥的敵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破壞他們的計劃，不讓他們掠奪和迫害人民；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襲擊他們，消滅他們並把他們驅逐出境！在南斯拉夫反抗佔領者的鬥爭中帶有真正的民衆的性質。在這個鬥爭中包含着全體的居民的基本階層。工人與企業家，農民與職員，有產階層與城市貧民，體力與智力勞動的人們，教員與學生，教授與大學生，男人與女人，老年與少年——這一切正直的愛國者，除了那些賣身於希特勒的卑鄙的叛徒之外，都集合在統一戰線內。政治黨派的、民族的、以及宗教的分歧，都已失其重要性了。急進主義者、民主派、共產主義者、回教徒、斯洛文人、哥羅提亞人，各種政治的組織都團結在爲南斯拉夫解放的鬥爭中了。

「在國內給法西斯強盜和支配者製造困難的境遇！」——這是愛國者的口號。怠工，破壞，對最重要的建設的損害和積極反抗的其他形式在南斯拉夫最廣泛的範圍內發展起來了。所有重要的工業企業，首先是軍事工業的企業，在南斯拉夫的軍隊撤退之後，就已部分或全部地停止了。在克拉列維，諾維薩德和羅加茨等地的飛機製造廠（五個廠每日可造十架飛機）都被破壞了。在克拉古耶發茲的大砲，機關槍和其他兵器工廠的生產也停頓了。洛索瓦茨和希賓尼克的製鋁工廠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伯爾格來德的法西斯報紙「新時代」（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不得不報道：「國內創立了一些小團體，這些小團體在國民中間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組織企業中的罷工，破壞交通，毀壞電線，炸毀橋樑等等。在瓦列維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五日軍火庫發生爆炸並完全被炸毀了。」許多鐵路和公路網的聯絡站，隧道和橋樑，都已被破壞無遺。在被佔領很長的時間之後，南斯拉夫與它的隣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還有德國，差不多完全隔絕起來。伯爾格來德——尼斯——索非亞和伯爾格來德——薩格勒布——馬利波爾重要鐵路幹線的交通在強大的武力保護之下，才能勉強維持。否則，就要中斷聯繫甚至一個星期。薩拉熱窩——里斯特利薩鐵路被破壞了九十公里，而里斯塔爾——阿德里亞鐵路也屢修屢被破壞。伯爾格來德——蘇沙的鹽——塞蓋丁尼橋樑薩德境內多瑙河上的大鐵橋至今還在被毀壞。

爆炸，部分的「意外的不幸」以及其他形式的怠工，極度地破壞了探礦工業的工作。國內唯一的「波爾」銅礦的銅產量，比戰前的水準降低許多。塞爾維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煤礦，佔領者只能開採到從前的三分之一。農民們購備法西斯強盜，毀



法藏匿自己的糧食和牲畜。如果不可能時，他們就把它消滅掉。一九四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他們都把它燒毀，而所餘的卻以武器來保衛，以免爲法西斯強盜所掠奪。在許多鄉村裏，納粹徵發糧食和肉類，結果引起了農民與徵發匪徒之間的衝突。在歐洲，反抗法西斯壓迫者和掠奪者的各個人民之間，特別是南斯拉夫的人民，他們勇敢地與敵決地利用着游擊戰爭的方法。

南斯拉夫的游擊運動，是在被佔領後直接發生的。最初是由正規軍失敗後，拒絕交出武器的那些有武裝的隊伍自然形成的。他們走入尚未爲侵略者所佔領的地區，這些部隊遂變成了吸引的中心。而南斯拉夫人民的優秀兒女就開始向這些中心集中着。在法西斯德國侵略之後，這個運動更快地發展了起來，隊伍的數量與參加者的數目增加了，三個月之後，南斯拉夫的深山和森林已經隱藏着大量的游擊武裝力量，有八萬到十萬的游擊戰士。

這些部隊與時並進地團結成爲極堅強的集團，同時改變它們的內部組織，並且有了集中領導，由參謀部來指揮這批游擊軍隊。它們是以現代兵器——快槍、自動步槍、機關槍、迫擊砲等武裝了的軍隊，他們也擁有大砲、坦克（雖然數量很少）與飛機。游擊隊員經常在國內尋找武器或者從敵人手裏奪取。他們爲了使械彈充足，於是自己製造軍用品——手榴彈、炸藥等，於是設立了兩個兵工廠；又爲了修理損壞的武器，設立幾個流動的武器修理廠。軍隊所需要的供給——食糧、服裝、藥品等都從國內的居民那裏得來，供應的情形很好。游擊隊與他們保持着最密切的聯繫。地方的居民儘可能地送給和轉遞與自己所最寶愛的「親愛的游擊隊」所需要的一切。

塞爾維亞實國傀儡政府的報紙「新時代」，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五日寫道：「突擊隊通過自己的同情者的手，能夠買到和傳播非法的材料。他們會由中央衛生材料製造廠竊取藥品等物，其中他們竊取了二十四箱癩癩症的預防血清。所有這些他們都交給了游擊隊……」

在游擊軍和它的各部隊中進行着系統的學習，一方面在提高戰鬥員和指揮員的一般的軍事教育；一方面應用在南斯拉夫的特殊條件下的游擊戰術。他們以最大的注意來研究蘇聯游擊隊的鬥爭經驗。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出版幾種報紙，其中傳播最廣的是「自由南斯拉夫」，有無線電台給游擊隊和居民報告國際情形，國內的和各戰場的情況。報紙上和無線電廣播中經常揭載蘇聯情報部的公報，英美統帥部的報導，以及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報紙上有關南斯拉夫和其他被壓迫人民的論文與摘要。南斯拉夫游擊隊的報紙和無線電廣播以擴大的篇幅來登載關於暫時被佔領的蘇聯領土上的游擊隊與居民英勇鬥爭的消息。

報紙、無線電、政治工作，都是爲着提高游擊隊的紀律、組織，戰鬥精神和團結一致的。特別注意到吸收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來參加這種軍隊，它給每個人都帶來了自己的企圖、希望、期待和計劃。它要求團結着的人員，應當服從一個目的：即集中於反抗可惡的外國敵人的統一共同的鬥爭。優良的游擊隊之增長和鞏固，粉碎了法西斯的獸性恐怖。它在與武裝齊備的佔領軍及其走狗溫蒂奇和巴維里奇不斷的在鬥爭烈火中鍛煉着。

從被佔領的最初天起，國內的恐怖達到了異常驚人的程度。敲詐、追害、煽惑、不眨眼的殺害，槍決無辜的「人質」等等，法西斯劊子手在南斯拉夫大規模地進行着。法西斯魔鬼們把游擊隊和參加游擊鬥爭的嫌疑犯全部家屬當做「人質」，把他們的妻子、小孩，總屬加以逮捕、運走，而後槍殺或絞死。爲了一個德國兵受傷就要槍殺五十個無辜的公民，而爲了一個士兵被殺，就要以一百人來償命。

倫敦「太陽報」一九四二年三月曾揭發佔領當局的命令之一，寫道：「殺死一個德國士兵要槍斃一百個塞爾維亞人，傷一個——要由五十個塞爾維亞人償命。從房子裏往外射擊，要槍斃在這些房子中所有十五歲以上的人。在施行槍決以後，還要將這些房屋加以破壞或焚燬……」

蓋斯塔波命令，距離鐵路和公路五百碼的地區內的森林和農田，特別是玉蜀黍田要全部破壞或焚燬。

可是無論怎樣實行殘酷的恐怖政策，也不能摧毀南斯拉夫的游擊運動和制止它的生長，游擊隊繼續在增多，居民的積極反抗也加強了。

法西斯掠奪者每次的敗北，就是說，在南斯拉夫每次的失敗，總歸罪於地理。據說是這里的地形妨害了他們的政勝，理由是山太高了，森林也過於稠密。意大利法西斯的報紙很久以前就寫道：「惡劣的自然條件是頑強的敵人。我們慣於在平原上取勝的軍隊，常遭到敵人的伏擊，這些敵人很清楚勝得每一塊的地形。」（「斯坦泊報」，一九四二年六月）。

地形的起伏，對游擊隊是絕對有利的。山地、森林，難以達到的地區，對於游擊運動的發展，是有重大的意義。在山地和森林裏游擊隊能够隱藏得更好一些，聚集起生動的力量，加以組織和變更配備，但山嶺和森林並不是游擊運動的決定因素，在別的那個被佔領的國家，其山嶺地帶比南斯拉夫還要多還要高些，然而游擊運動在那裏或者僅是萌芽或者完全沒有。西班牙的「赫里列羅斯」在拿破崙的襲擊之下成功地保衛了自己的祖國，並不是單單依靠了比利牛斯山脈。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法國的游擊隊粉碎了莫爾特凱元帥的大軍，主要的活動地點是法國中部羅亞爾河流域的平原地帶。在南斯拉夫游擊運動不只佔據了塞爾維亞，達爾馬提亞和黑山地方的山地和高原，它以同樣的勢力也發展到伏依伏丁，班那特，哥羅提亞的平

原盆地和峽谷中，以及赫爾采戈文和波斯尼亞的高原地區。在暫時被法西斯佔領的蘇聯領土上簡直完全沒有山，蘇聯游擊隊就光輝的消滅了法西斯的軍隊，來掩護自己，保衛蘇維埃的政權。而且在許多場合並恢復了政權。他們的活動不僅在一些森林裏而且還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的遼闊的草原上。

在南斯拉夫游擊運動的發生和順利的成長中，人民鬥爭的傳統，是有着重大的意義。南斯拉夫的人民從自己的祖先接受了優良的遺產，巴爾幹各民族五百年來反抗外國侵略所進行的英勇鬥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並形成了民族的特性。勇敢的巴爾幹的戰士們，為爭取自由和獨立的英勇傳統——傳說上的那些「可米塔基黨人」、「契塔黨人」（註）和「暴亂者」——繼續發展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戰爭中的現代英雄——游擊隊。在前一世紀，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發展的時期中，一個小的從屬的公國塞爾維亞是暴動、叛亂與羣衆武裝起義的發源地。在塞爾維亞的領土上曾經活躍着，受啓蒙時期的革命家徹爾納謝夫斯基、赫爾岑、多布羅留波夫的思想所影響的「可米塔基黨人」、「暴亂者」和「叛徒們」。

南斯拉夫人民的歷史，過去充滿了英勇、果敢和剛毅，它深深地反映於民族的敘事詩、傳說以及所有的生活形態裏面。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學、藝術，為以往所有的英勇所聯貫着。大部分的民間傳說、故事和詩歌，反映着人民在異族壓迫之下的痛苦，壓迫者的殘酷以及許許多多為自由與獨立而鬥爭底勇敢戰士們的功績。關於「人民暴亂者」、「可米塔基黨人」的小說和歌曲，特別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巴爾幹的詩人革命家；南斯拉夫的斯維托薩爾·瑪爾可維奇和保加利亞的赫利斯特·波帖夫的號召鬥爭的詩歌——在全國甚至在今天還都被傳誦着。它教育了年青的一代，現在的游擊隊就帶着這種精神參加鬥爭。

無疑地，過去的解放鬥爭的傳統，對於游擊運動是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並不單在於傳統。亦在於人民的政治經驗，他們的意識，及其對法西斯匪徒的仇恨起着決定的作用。當一九四一年三月，茨維特科維奇政府與德國簽訂協定的時候，人民用瘋狂的抗議回答了他。這種抗議使政府垮了台，拒絕向德國屈服而與蘇聯締結了「友好條約」。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法西斯匪幫侵入了南斯拉夫的領土和打垮了正規軍隊的抵抗，馬上即將恐怖的巨輪壓在南斯拉夫人民的身上，這種恐怖帶有各種各樣的表徵如：「人種論」，「新秩序」，「暴虐的掠奪與熱狂」。

仇視佔領者的人民，並沒有屈服。而軍隊的敗北，並不算是戰爭的終了，和整個國家對敵人的屈服。由人民的心中自然發出了而且得着普遍贊同的口號：「戰爭在繼續着！」「爭取所有拿起武器的人並學習能夠利用它！」，「敵人是力量而殘缺了。」「可米塔基」十九世紀後半期保加利亞的革命家，「契塔」——巴爾幹半島的革命團體。——譯者註

暴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犧牲值得。因自由是用犧牲得來的，它是在流血中產生的！」，「一切勇敢的人們——去鬥爭罷！」，「無論如何，要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國家的獨立！」

哈姆貝特的話「Tout le monde sous les armes!」（都拿起武器來！）在人民中很廣泛地傳播着，這話是由法文翻譯為南斯拉夫文，同時帶着各色各樣的附加物，如：用鐮刀、斧頭、軍器、坦克等武裝，起來打擊法西斯。不要忘了那「如果想要宰割，刀子必須銳利！」的格言。南斯拉夫人民曉得，在與法西斯佔領者及其走狗的鬥爭中，怠工，使火車出軌，破壞電線，消滅個別的法西斯官吏等行為，雖都是必要，但還不够；因祇此一端，不能夠把法西斯暴君由國內驅除去，也不能由他們的殘酷編緝下解放出來。須要用更有效的鬥爭方式和方法，來反抗那武裝屠殺和兇暴的敵人。

正因為有着居民基本階層的參加，有着正確的政治認識和人民的鬥爭傳統，以及優勢的地形等等，對游擊運動才是順利發展的條件。因這些條件有助於游擊部隊的建立及其飛快的擴展，並形成爲完整的軍隊。游擊隊於一九四一年夏季會給法西斯部隊以無情的打擊，並消滅了涅蒂奇和巴維里奇的幾十個「團剿」的隊伍。由於它的增長與擴大，戰鬥的成果亦增加了，並在秋季展開了新的進攻；這種進攻得到了非常成功，游擊隊採取了很猛烈的攻擊戰術，它把自己的軍事行動與地方人民的暴動聯合在一起進行鬥爭。他們接二連三的擊潰了法西斯的武裝部隊，並肅清了幾個在政治中心與經濟基點上的重要區域。希特勒匪徒狼狽地棄甲曳兵而逃了。在較短的期間，游擊隊在塞爾維亞達到了摩拉瓦河，渡過河去並從希特勒鐵蹄下解放了幾個大城市的居民，如：克拉克也瓦茲、列斯可瓦茲、察察瓦、烏依查、沙巴茲、瓦列夫、克拉克列夫、亞戈丁、狄普利亞、魯得尼克等，就是伯爾格來德也曾有幾次被游擊隊所包圍，波斯尼亞的薩特熱瓦也遭到過同樣的命運。在黑山區，意大利的師團在亞德里亞海被切斷聯絡。徹丁耶始終被游擊隊所圍攻。游擊隊的指揮官奇切維奇，他是徹丁耶本地人，會做過西班牙國際縱隊裏的指揮官。他把自己的故鄉城市變或類似黑山的奧維耶多。被圍在城裏的意大利部隊與德國的佔領軍，由其本國通消息要依靠飛機。由於游擊隊和暴動人民的進攻，在法西斯佔領下的塞爾維亞的三分之二的土地被解放了，黑山區的一多半以及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大部份，也被解放了。這些區域的行政、交通很快的恢復了，生產、運輸與商品交換亦調鬆了；學校、醫院也開門了，並進行着募集「南斯拉夫解放公債」，結果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被佔領的南斯拉夫境內，事實上成立了第二個政府——「自由南斯拉夫」，或者如民間所稱道的「烏依查共和國」（烏依查是「自由南斯拉夫」的首都），在那裏真正地樹立了人民的新政權。

這樣，佔領者的統治就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而且游擊隊與地方武裝力量，在人民中很廣泛地傳播着，這話是由法文翻譯

在佔領者面前提出最嚴重的問題；必須重新把軍隊開到南斯拉夫去再度佔領。但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怎樣的容易。希特勒的軍隊在蘇德前線上受着打擊，正需要預備隊和增設部隊，他再不能夠派一個多餘的士兵到南斯拉夫去了。他不得不要求他的巴爾幹——多瑙河流域的附庸——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供給他所必需的新師團，以維持南斯拉夫的「秩序」。

從附庸國家之多加反對南斯拉夫人民的戰爭中，表現出巴爾幹——整個多瑙河流域的矛盾之複雜的纏結。使希特勒不得不進行強迫、威嚇和控制的手段，不得不重新改變自己的計劃與變更方針。經過兩個多月的演變，讓意大利佔領馬其頓邊境以滿足保加利亞人；犧牲希臘，以滿足意大利人；犧牲哥羅維推重和斯洛伐克，以滿足匈牙利人，把諾伏巴塞爾的山加克（可索夫區一部分），魯德地該與涅蒂希；而羅馬尼亞則得到要求歸還被匈牙利佔領的特爾內爾瓦尼亞之一部的允許。結果保加利亞政府派了八個師團開到南斯拉夫（其中一部分是由土耳其邊境弗拉克地方抽調的）；匈牙利出了四個師團，墨索里尼用幾個師團加強了在波斯尼亞，達爾馬提亞和黑山區的意大利守備隊。而德國人在南維爾僅留了三四個師團。混蒂奇和巴維畢奇的走狗軍隊也增加了。

這樣，法西斯德國以三十多個師團的兵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開始了他們「南斯拉夫的二次進軍」；他們採取了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邊境，由波斯尼亞和黑山區，由伯爾格來德和薩格勒布有系統的或游擊隊的進攻。這些力量顯然不是均等的，然而游擊軍以八萬至十萬人的兵力抵禦了法西斯侵略者的五十萬以上的大軍。但在某些區域對着敵人的優勢兵力與技術，游擊隊不得不放棄一度被解放了的城市。如：察察克，烏依查，克拉列窩，斯切巴耶維茲等。

法西斯軍隊的成功，需要他們付出最大的犧牲和代價。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用於對南斯拉夫戰爭中，達三十個師團的兵力進行攻擊，但要摧毀游擊隊的抵抗和消滅游擊隊的英勇的兵員是不可能的，游擊隊退到利於掩護自己的區域，重新編組自己的力量，招募新的戰士，就準備進行決定性的反攻。不久在波斯尼亞和達爾馬提亞進行戰鬥；在南斯拉夫東部，在巴尼亞——魯拱的近郊，展開了攻擊。除此以外，游擊隊還包圍了比哈奇城。以後在達爾馬提亞，游擊隊粉碎了意大利的部隊。

游擊運動在斯洛文尼亞也發展起來了，那裏從前是比較弱的。

「自由南斯拉夫」電台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廣播稱：「已經一個多月了，在斯洛文尼亞的一部分地區，差不多全部人民都已拿起了武器。斯洛文尼亞的游擊隊和人民的英勇鬥爭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差不多被意大利人佔據的一半領土，如今都獲得解放了。在成百的鄉村房頂上飄揚着自由的旗幟。」

就是法西斯的報紙，也不能掩飾南斯拉夫的大規模的游擊隊戰爭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意大利日報」，在一九四二年七

月一日報道：「在南斯拉夫許多月以來，不斷的進行着流血戰爭；現在在南斯拉夫領土上所進行的戰鬥行為，是南斯拉夫戰爭的繼續，和這個戰爭的新階段。」。南斯拉夫大國會議員在「南斯拉夫大國會議」中說：「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和斯洛文人對於意大利和德國軍隊那種堅忍不拔的反抗鬥爭，拿什麼來解釋呢？」——該報這樣問並且答道：「他們了解這種事情，不應當就在解救南斯拉夫這點出發，應該從有關南斯拉夫夫人的整個命運的基點看。……游擊隊不僅表現是戰鬥的力量，事實上，是全民族的解放運動。他們男女老少都參加了游擊戰爭。」

參加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女人、老人和青年的數量是很大的，法西斯的「新時代」報指出：在瑪姆其洛，裴利奇所指揮的部隊中就有許多少女；庫巴維奇游擊隊某團的指揮員就是少女斯巴薩；在弗弗其波爾區的游擊隊裏二百戰士中有三十個是少女；奧茲爾游擊隊的指揮員的妻子——女教師略里亞·波波維奇就曾指揮過一團人，可惜她受傷被俘後就被槍斃了。即是全家參加游擊隊的，也是常有的事。「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廣播說：「在許多傑出的英雄中有一位七十歲的黑山游擊隊員周科·巴維切維奇，他已經在游擊隊的行列中作戰一年多了；但他並不是一個人參加，他還把兩個兒子帶到游擊隊來。小兒子英勇地犧牲在察察克的戰鬥中；那時周科·巴維切維奇又把他的十六歲女兒帶來做隊員，她在尼克西奇的戰鬥中受了重傷。他牽引着受傷的女兒，很慈愛地握着她的手，（依着黑山人的習慣）祝福她說：『讓你的傷給你帶來幸福吧！』為了保衛祖國的光榮和自由，你才受到了這樣的傷呵！」

根據非正確的數字，南斯拉夫的游擊軍已增到十五萬人——到十八萬人。

南斯拉夫游擊軍的力量存在於它的戰鬥員與指揮員的無比的剛毅和勇敢中，也存在於它與國內居民之密切的聯繫中，法西斯對這點也坦白的承認說：「要確認敵人只在森林中才看得見，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居民不支持他們，游擊隊是不能够存在的。假若居民同意與軍事當局合作（指法西斯當局——編者），就是一個星期也好，游擊戰爭就會結束的，而游擊隊的老巢，也會被肅清。那末游擊隊自己便要孤立起來……」（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法西斯政治」雜誌）。

南斯拉夫的人民，除了少數沒落份子、受賄官員、無賴、叛徒與希特勒的走狗——塞爾維亞的涅普奇和哥羅提亞的巴維里奇之外，那些愛自由的人民，根本談不到跟法西斯匪徒「合作」。原來他們是在使南斯拉夫走向自由和獨立的道路上。（斯台普尼西克作 原文載「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

## 南斯拉夫人民的戰鬥團結

佩。繪譯由人與譯出

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人的團結憧憬，已經很久了。此種憧憬使斯拉夫族不僅從血統、言語與生活上接近，亦使斯拉夫族在文化上統一。依據共同的經濟生活與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們必須團結起來合力保衛自己的國家，反對掠奪者德意匈強盜。此種團結的憧憬，在最新的歷史中，可以找出許多事實。如一九一五年，在倫敦成立了南斯拉夫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在奧大利國會發表五月宣言。一九一七年發表開爾夫宣言。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通過了哈爾華特國會的決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公布了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族的團結宣言。

可是必須指明，所有這些決議，都缺少充分的準備，缺少人民廣大階層的參加，因此有許多重要缺點，它不能適應與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正因為這三個民族當時的團結，沒有羣衆的鞏固基礎，致會為我們的敵人一度利用。

南斯拉夫一九四一年覆亡的原因，不僅由於德國的優勢兵力與作戰技術的純熟；亦以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人彼此團結的不鞏固，與沒有完成全國人民真正的統一陣綫，實為南斯拉夫軍事迅速失敗的原因。

德帝國主義者經常企圖使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間不協調，一方面利用塞爾維亞民族間的暗鬥；另一方面利用哈爾華特與斯拉夫民族間宗教的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可能的方法，從而施其挑撥離間的伎倆，以分裂它們。法西斯煽動者更製造哈爾華特與斯拉夫人不應附屬於斯拉夫族的各種怪誕的「理論」。

雖然，過去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民族的團結工作，並沒有做到盡善盡美，可是目前此種團結，應在同德意匈武裝鬥爭進程中完成它。在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共同奴北者進行艱苦的鬥爭的時候，一經找到了鞏固人民團結的路綫與方法，就可設法使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廣大民衆密切的團結的宿願實現。在許多年間，一些政治家所不能使南斯拉夫人民的愛國擊誠表達出來，此刻却能在戰鬥中實現了。尤其外國敵人在國內進行殘酷剝削的時候，更易促成此種問題的迅速解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在比哈奇城舉行了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在大會席上，各民族的代表，不同的宗教信仰，反法西斯的各黨派與各種集團，都團結起來了。這些人民的代表把真誠愛國的熱情完全表露出來，他

國警盡忠于人民，並且準備接受在人民解放鬥爭中所遭遇的任何困難。由反法西斯大會中選出了執行委員，組成了民族解放執行委員會。它宣佈這次大會的基本任務說：『我們必須使這些人民開始他們自己的解放鬥爭，使他們自己解放出來。』

一、南斯拉夫人民為着達到其最後的解放目的，首先要在鬥爭火燭中鍛鍊並創立以完全自由平等與和睦的解放的新南斯拉夫國家。這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大會本此目的，企圖更加發展與鞏固已經存在的人民解放軍，與其有現代化裝備的游擊隊前後方的統一。本大會將企圖發展與鞏固人民解放委員會，協助其他各種人民的反法西斯的組織，俾期人民與人民解放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同時保護個人以及他們的財產的安全，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推行社會保險與人民健康的辦法。總而言之，人民解放委員會要利用所有的力量，在艱苦的解放戰爭期間，加緊完成這些工作，盡力的改善與組織後方，以期有效的與法西斯佔領者進行鬥爭，以取得民族解放事業的最後勝利。

二、人民反法西斯的解放大會將獲得南斯拉夫全國人民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堅強支持。因他是依據南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廣大民衆的意志，在戰鬥的火燭中產生的。因此，他異常的鞏固，不拘何時都不能受到侵犯。

但是敵人對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的解放運動便開始了。希特勒發言人立刻開始散播各種反宣傳：說南斯拉夫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蘇維埃共和國；共產黨破壞教堂，禁止自由等等。此種從希特勒德國造出的惡意宣傳與謠言，只有南斯拉夫代理人總支持這具有破壞南斯拉夫人民流血爭取自由解放的組織。只有這種代理人苦心孤詣的想把南斯拉夫人民拉入他們所憎惡的希特勒的「新秩序」之內。

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最高司令部與人民反法西斯大會為了答覆此種挑撥謠言，於是發表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正式聲明。聲明大意如下：『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大會，為了答覆此種挑撥謠言，於是發表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正式聲明。』

四、為了答覆佔領者及其他賣國賊對人民解放運動不斷的造謠與謗言起見，認為有作下就聲明的必要。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大會，是由南斯拉夫的廣大人民，不論黨派，不分宗教信仰與不同國籍的真正愛國者底反納粹的人民運動。其目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大會，為了答覆此種挑撥謠言，於是發表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正式聲明。』

一、把南斯拉夫從被佔領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爭取國家獨立與民主自由；

二、保護私有財產與工農業的發展；

三、維護反民主精神的反動的特務制度，維持原有的公共生活秩序。至於國家制度的重新變更，應在戰後由人民選出



的代表大會決定之。

四、在爭取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的解放運動中，不採取暴力與非法鬥爭；

五、加入人民解放軍的軍官，仍舊保持其原有的官職，並以其能力界予以相當的地位；

六、對於哈爾華特、斯拉夫、塞爾維亞、馬加人及其他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這個聲明，最後是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最高司令部指揮官鐵托，在人民反法西斯解放會議主席當巴爾聯合署名的。

這個綱領是十分明確的，它不會給參加人民解放運動的那些人以非難的餘地。

南斯拉夫的人民已經在不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的抵抗敵人了。希特勒黨徒及其代理人，企圖對反法西斯解放會議

的運動，予以破壞，那是徒然的。敵人對南斯拉夫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英勇鬥爭感到神經錯亂了，因為南斯拉夫人民基于

互信與平等的團結，是不可攻破的鋼鐵牆壁。此種團結已經產生了有效的結果，並且在將來他的效果必然更大。南拉斯夫的

一部，已從佔領者鐵蹄下解放了出來，廣大的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法西斯解放會議的周圍，更加努力地於解放的事業。反法西斯

解放會議並沒有代表南斯拉夫政府，事實上它成爲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人的戰鬥的與團結的組織。無疑的，今天

敵人對南斯拉夫人民的團結，是極其畏懼的，因在這種團結下可使南斯拉夫變爲堅強，因此，希特勒要用各種辦法來破壞它

。塞爾維亞已經蘇維埃化，以擴大宣傳。但就上面所列舉的人民解放會議的綱領，便可完全揭破希特勒的圖畫了，羅馬

加特力主教，神學博士米佛密·密庫斯說：

「斯拉夫人民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抵抗佔領者；二、抵抗欺騙自己的弟兄。在斯拉夫人民解放鬥爭中，有共產黨、

加特力教徒及其他自由的斯拉夫人民參加。希特勒佔領者與其幫兇反動份子吶喊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是在威脅着加特力教人

的信仰。敵人此種無恥的策動，是在迷惑一部加特力教的信徒。並造謠「兇暴黨徒」殺害自己底爭取自由的弟兄，放火燒房

屋，強姦人們的妻女等辭句下，來煽惑反對共產黨。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會議的副議長，南斯拉夫穆蘇利曼組織指導員奴里·鮑支傑爾說道：「我認爲我現在的地位

，僅係人民解放運動之一員。穆蘇利曼與南斯拉夫愛國者，我不能認爲同一哈爾華特獨立」政治領導一致，這個領導會使全

塞爾維亞人民的物質斷絕，會喪失其宗教自由與完全促使其經濟破產。」

從南斯拉夫愛國者在人民解放運動中的情形看來，雖然他們的思想和種族、宗教各不相同，可是現在他們却合成一體了。南斯拉夫民族依據各民族平等原則的旨趣，過着和睦的生活，他們很主動的跟佔領者及其幫兇進行無情的鬥爭。

無論敵人對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各族如何的分化，但並未得到甚麼結果。因這幾個民族已經團結為一體，鞏固而且加強，任何力量均不能加以破壞的。此種團結是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全體抵抗佔領者堅固的聯合。希特勒煽動着的一切企圖均成泡影了。塞爾維亞、哈爾華特與斯拉夫人民在鬥爭進行中，他們體認了這樣的真理：祇有和睦，祇有統一力量與統一意志，才能挽救南斯拉夫於危亡。並且他們更相信：只有同其他斯拉夫人民尤其是同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人民密切的結合起來，才能跟敵人做爭取勝利的搏鬥。

此種團結的憧憬，也包括了在其他各國所居住的斯拉夫人。前哈爾華特總督薩巴希齊博士，在美國哈爾華特人聯合大會席上說過：「哈爾華特人民如果沒有南斯拉夫弟兄的支持，恐怕早已滅亡了。我們各民族的聯合，如果沒有其他斯拉夫人民，尤其沒有俄羅斯人民，也仍然沒有用處。」

斯拉夫人民的團結，好像一團大的火焰；希特勒德國正非常恐懼這團火。因牠是保障斯拉夫民族自由與獨立的力量。斯拉夫人民的團結，是所有愛好自由人民力量的保證，是全世界人類從遭受希特勒匪徒的災難與犧牲之下取得勝利的保證。

(馬斯拉維奇作 原文載「斯拉夫」雜誌)

此種團結的憧憬，也包括了在其他各國所居住的斯拉夫人。前哈爾華特總督薩巴希齊博士，在美國哈爾華特人聯合大會席上說過：「哈爾華特人民如果沒有南斯拉夫弟兄的支持，恐怕早已滅亡了。我們各民族的聯合，如果沒有其他斯拉夫人民，尤其沒有俄羅斯人民，也仍然沒有用處。」

斯拉夫人民的團結，好像一團大的火焰；希特勒德國正非常恐懼這團火。因牠是保障斯拉夫民族自由與獨立的力量。斯拉夫人民的團結，是所有愛好自由人民力量的保證，是全世界人類從遭受希特勒匪徒的災難與犧牲之下取得勝利的保證。

附：哈爾華特大會決議案：

## 希特勒奴役下的保加利亞

夫威譯

從一九四二年起，保加利亞成爲軸心國所特別注意的目標了。德國經濟部的祕書長爾弗利德曾一度訪問了保加利亞，而接着訪問的是意大利的國外貿易部和財政部長李卡爾第。這雙方的訪問，是一種尋常的「友誼」保證。不久，保德與保意間在一九四二年後半便締結了商品交換協定。

不用說，希特勒德國由這些協定中取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意大利不過從「經濟的食桌」上拾得一些殘羹而已。

在發批的保加利亞部長們陪伴之下，爾弗利德遊歷了南部保加利亞，認識了農村經濟的情況並考察了農作物的收穫。爾弗利德在他遊歷之後宣稱：保加利亞的輸出雖有百分之八十是運往德國，但爲着滿足「德國迫切的軍事需要」，這還是不夠的。因此保加利亞必須加強自己的農業生產。當着保加利亞的報紙暗示說：抵銷的借款，將要引起某些經濟部門破綻的，爾弗利德就回答說：「這種借款是歐洲普遍加入戰爭的自然結果，因軍事工業的發展，縮減了一般日用物品的生產，並因此引起德國商品輸出的降低。」同時爾弗利德無禮地宣稱：「抵銷的借款，即是歐洲的預備金之一部，亦就是從歐洲各民族所徵收來的租稅之一部份。」原來希特勒德國所支付給保加利亞農民的糧食和原料價錢代替品，是出資者的「高尙榮譽」的「預備金」。

根據保加利亞的正式統計；德國對保加利亞的抵銷借款早已超過一百一十萬萬略夫（保幣——譯者），再依據外國報紙的報道；有一百五十萬萬略夫，即已超過保加利亞一九四二年度的全部國家預算。

不難想像，希特勒的特使這種無禮的談話，如何震驚了保加利亞的輿論。非常明顯地，在「商業關係」中，德國與保加利亞之間，根本沒有真正的商品交換，即是說，希特勒德國只是掠奪保加利亞飢餓的人民，用血汗所獲得的生產品而已。當保加利亞的收穫期愈近，當德國農村經濟危機愈尖銳，希特勒匪幫的食慾愈增大的時候，希特勒德國對於保加利亞的百分之八十的輸出便不能滿足了。它在努力抓取保加利亞全部的收穫品，掠奪它全部的糧食、肉類、脂肪、蔬菜、水果、罐頭、銅料、羊毛、棉花、皮革、煙草等等。這樣便使保加利亞人民陷於飢餓了。保加利亞的居民每週三次被剝奪去麵包，他們得不到一點肉類和脂肪，更缺乏衣服。這些，柏林的主人們和他們的保加利亞奴才們，並沒有絲毫感覺不安。柏林的主子們加強

對於保加利亞奴才們的壓迫；而這些奴才們又加緊對保加利亞人民的壓迫，惡心的爲希特勒放牧最後的一滴生命的汁液。

還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在斯堪堡（Strasbourg）發行的希特勒的土耳其報（Turkische Post）上寫道：「保加利亞政府，爲了禁止專賣品在市面上流通，採取了最嚴厲的措置。」那即是說，這些生產品只是爲了要輸往德國的。依照柏林的命令，保加利亞政府實行最後的改組，柴哈利也夫被任命爲商務部長，他是保加利亞「農民協會」的叛徒，柏林的報紙稱讚他爲「鐵腕」人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他被賦有供應部門的特別全權。而選舉落在柴哈利也夫的身上，並不是偶然的，對於禁止新的收穫品在市面上流通所招致的農民的不滿和反對，保加利亞政府特別希望柴哈利也夫的「鐵腕」，能以暴力來壓迫民衆的不滿和反對。

保加利亞的糧食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了。不惟外國報紙講到關於廣大人民的不滿不斷地增長，就是講求「組織」和「紀律」的保國政府報紙對此種情形也不能諱言，甚至柴哈利也夫自己，也不得不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宣稱：「保加利亞糧食危機」的存在。

爲了沒收保加利亞農民所貯藏的麵包與糧食，費洛夫政府採取了非常殘酷的辦法。在特別警察隊的幫助之下，去搜集民間的麵包和食品。在被佔領區——弗拉提亞和瑪克多尼亞——由武裝軍隊進行搜掠。在農村和城市裏組織了搜查隊，實行搜獲住宅，收沒所有超過「規定額」的貯存。政府獨占了所有輸往德國的一切物品的貿易，不久宣佈對棉花、皮革、魚類以及各種糧食的貿易的專賣。成立了許多多政府機關如：糧食購辦管理局，供應委員會以及臨時的統一軍事管理等各種特別的機構。這許多各種各樣的機關所必須完成的任務——即是爲了希特勒德國的利益，把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擠得乾乾淨淨。但是保加利亞政府的鎮壓，並不能夠制服保國農民的反抗和怠工。因此當權者不得不採取欺騙和蠱惑的手段。譬如收集羊毛和廢物運動就是以十字會的名義進行的，它藉口是爲了保加利亞軍隊的需要。在這同樣的掩飾之下又發行了皮筆廢銅，舊橡皮以及其他物品的運動。

在由保加利亞寄出來的信件上，可以看到關於保加利亞人民的貧困情形。這些信件是發表在美國出版的保加利亞文的報紙「民意」（Mardna Volja）上面。這些信上寫着：「現在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城市居民的脚上，都是穿着窮下人的草鞋，因爲找不到靴套了。我們吃的僅是玉蜀黍的麵粉。」

在另一封信上寫道：

「我們是陷在真正的飢餓狀態中。一禮拜有三天，甚至完全得不到麵包。你們大概不會相信，在農業國保加利亞的屈

民，沒有麵包吃。但這是事實，非常悲慘的事實。我們偶而得到的麵包，裏面包含的不完全是麵粉。一切物品都被貪得無厭的希特勒怪物所奪取和獨佔了。你在這裏找，到任何一種皮鞋……市場上的皮子，都絕跡了，甚至連粗皮的鞋子也無法購買。大家都赤着腳走路……」

保加利亞的報紙以一種向所未聞的虛偽和犬儒主義來證明素食，齋戒和限制飲食的益處。它在竭力對保國人民說：「白麵包對人類健康是有害的。『同盟國』的『友誼的』忠告，就如此的。而意大利法西斯的報紙『斯坦泊』(Standa)以『高塔人種』的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巴爾幹的人民應當以玉肉靈食滿足，這在價錢方面說，對他們是更容易得到的。』

德意法西斯國家殘酷的掠奪，引起了保加利亞經濟的嚴重的危機，外國報紙會載着這樣的消息：在銀行和「商會議中，代表們公開表示：對德國不履行它對保加利亞供給農業機器、電氣材料、鋼鐵、礦物、肥料等等任務的不滿。由於羊毛、棉花、亞麻及其他原料輸往德國的結果，保加利亞工業中最主要的部門——紡織業——經歷着最嚴重的危機；而紡織工人產生了大批的失業，根據外國報紙的報導：在加布羅夫城——它是主要的紡織業中心，經常發生紡織工人的罷工，這種罷工帶有威脅性，迫使當局不得不對該城採取包圍的狀態。失業和窮困所引起的類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也發生過。

因為必要原料的缺乏，危機侵襲到皮革工業，線纜製造業，冶金業以及其他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廣大人民不滿的起因，是爲了物價不斷的高漲，和勞動者生活水準的降低。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們，對這種現象甚感不安。全保聯合會嚷着：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制止投機，並要求制定「固定與公平」的價格，但在所有的步驟中成爲定例的，即以新的迫害加之猶太人與沒收其財產來結束。

在一九四一年末，保加利亞官方統計局局長瓦薩羅夫對「曙光報」(Zora)的記者宣稱：「物價騰貴是由輸入商品開始。這種價格的上漲，不能停止並且也引起了本地生產品價格的昂貴。」所需要的物品，其價格的騰貴，也是與通貨膨脹之激烈的相聯絡的。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們最害怕「通貨膨脹」這個字，因為它會使人回憶起一九一八年的悲慘局面，他們竭力地辯駁說：「保加利亞沒有『通貨膨脹』，並且也不可能有的。但那是事實，而且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保加利亞統治者這種辯駁做勢的辯駁：實在是摹仿希特勒的匪徒的作風，硬說「保加利亞的紙幣不要基金，因此它所憑藉的不是黃金而是銀行鈔票上面的圖徽」。政府試行過苛的增稅及增發幾萬萬內國公債的辦法，雖在某種程度上減弱了「通貨膨脹」的增長，但也是無濟於事。無疑也，在保加利亞遭受到的希特勒德國的掠奪，是處在德國附庸地位的時候。經濟破產的威脅，在全國日益增大起來。

還在 一九四二年二月間，前任部長密沙依可夫在他發表在「銀行文庫」上的論文中指出：保加利亞的貨幣流通額確已達到十五萬萬賂夫，比一九三九年多了五倍。而納法西斯的報紙「露光」在同年五月八日，也得出了悲哀的結論：「物價的不斷高漲，使保加利亞的經濟機構，陷於嚴重危機的後果。這種情形，上次世界大戰終了，曾促成我們的經濟歸於破產。」這次親法西斯的報紙却說出這一真理來，即保加利亞的經濟機構正以飛快的速度，走向破產。

希特勒對保加利亞經濟侵襲的主要目標，是農村經濟。他企圖把保加利亞變為自己的農業的附庸，變為自己農業的殖民地。希特勒匪徒的狂暴掠奪，却用一些空調如「要求全歐的生存空間」，「全歐的經濟機構」，「新歐洲的利益」來掩飾其企圖，但保加利亞的人民已深深地體會到他們的狼狽了。

一九四二年初，在雅典出版的希特勒報紙「希臘德國新聞報」（Deutsche Nachrichten für Griechenland）關於巴爾幹各國在「新歐洲」的命運地寫道：

「東南歐各國對於德國將是農產品和勞動力提供的源泉。所謂新歐洲即由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或羅馬尼亞人來耕種土地並且提供他們的勞動儘量給與德意志以發展與繁榮的最高價值。」

關於保加利亞參加「三國協定」，德國的「漢堡外報」（Hamburger Fremdenblatt）公開論道：「由於自己土壤的肥沃和自己人民的勤勞，保加利亞將是「新歐洲」的成員之一，就是說，保加利亞是富饒的，並有成望歐洲發達的前途。」

同時「德國服務報」（Deinst aus Deutschland）也詞異而意同的寫道：保加利亞「利用自己的生產能力，要增加自己的生產，不只在適應其本身的利益，而且也適應它的經濟同盟國的以及一般經濟範圍內的利益。」

保加利亞的統治階級，對於希特勒奴役和榨取保國人民的這個計劃，有甚麼反應呢？著名的反動份子索提爾·雅尼夫在保國政府半官方的報紙「思想」上寫道：「對德國的關係和友誼的義務，要求保國人民在保加利亞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應與德國政府的力量一致。而這種「一致」，老實說，即保加利亞適應德國政府的利益。羅斯拉夫的希特勒奴才的「關照」，「新時代」，在最近一期上「讚揚」保加利亞說，它是「德國與東南歐洲之間的經濟合作的典型」。

保加利亞農業經濟，能夠適應德國政府的利益是在甚麼地方呢？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保加利亞農業經濟的分割，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是不利的，所以希特勒的匪徒乃竭力宣傳這種分割對保加利亞是有害的，必須恢復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把保國

加利亞的自由的農民，變爲農奴。據保國報紙的報道：索非亞的希特勒的奴才們，已經在「研究」這個問題，並在準備實際處理了。在保加利亞的農村裏，有人說存在着大量的「潛在」失業。約有一百二十萬的農民，沒有充分的工作，需要想辦法使這些農民做些「對政府與民族有利」的工作。

在農業品與工業品的形成剪刀價格的情形之下，從保加利亞的農業經濟之適應德國的利益看來，便有了充分的表現。雖然保德之間，商品的貿易價格，應當由保德混合委員會來規定，但事實上是由德國方面來決定。他們儘量提高自己輸出品的價格，而貶低保加利亞農產品的價格。因此農業合作協會的機關雜誌「合作者」在一九四二年尖刻的寫道：「由於一些完全不需要的輸入品價格的異常昂貴，使我們的農業經濟遭受到最大的損害。對保加利亞經濟有壞影響的那種「剪刀」政策的停止，那是最公正的事了。」

關於保加利亞的工業，德國法西斯也有着自已的計劃。德國資本很快地一步一步地剝斷了保加利亞的各個部門工業，特別是化學與礦山工業，還在一九四一年，「曙光報」就寫道：德保企業家的代表們，在進行着關於「劃分工業界的利益」的談話，不用說，希特勒德國是在渴望充保加利亞工業中的指導者的角色。

德國法西斯對於保國的天然富源，異常有興趣。許多德國的經濟偵察隊，在全保加利亞遊歷搜索石油、生鐵等礦物。還在一九四一年埃森的「國民新聞」，關於設立「德保工業委員會」寫道：「歐洲大陸的特殊能力顯示在保加利亞的礦山工業中」。關於這些「特殊的能力」，保加利亞的一般人士後來才曉得，對保加利亞政府建議：所有的礦主們，把自己的企業讓給德國人，最低限度，也要讓德國百分之五十一的資本投到自己的企業中來。如衆所週知的，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德國在羅多普山區五萬海克特的地域內，獲得了開採鋅和鉛層的允許。

希特勒對於保加利亞工業的控制，常常妨礙了它的獨立發展。德國報紙不只一次的在嘲弄着說：「工業的精神病，侵襲着保加利亞和其他巴爾幹國家，他們有着「兒童的嗜好和模仿」，必須儘快地療治這些病症。因爲這與他們的「自然條件」和他們的「自然發展」是相違背的。」

保加利亞的工業現在正在經歷着嚴重的危機，那是毫不奇怪的。全部工業，除了爲德國軍事需要工作着的一部份而外，都已走向衰落。保加利亞的企業，缺乏必要的原料，半製成品，機器和設備。產業工人的失業，大量地增長着。政府的報紙，很早就宣稱：「需要切要的方法，來「防範危害社會」的失業民衆。可是這些方法，並沒有等待許久，成千的保加利亞工人和職員便被送到德國去做辛苦的勞動；成千的被動員強制在保加利亞工作。保加利亞報紙也載着動員了四萬個失業者來修

德軍用道路。

德國也取得了保加利亞的銀行資本在保加利亞的輸出與特別在布達佩斯出產的金融轉帳中引起很大作用的信託銀

人行的。德國的「德意志銀行」的發行商德勒新登銀行以承其讓保特對股率及分佈在匈國總商行的支行將以取得其對老

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如德意志銀行所發行的控制。



多於一天。經常發生縱火和炸燬爲德國貯存材料和糧食的倉庫，火車出軌，破壞鐵路和橋樑的等等事件。同時農民反抗德國人的強制徵發的事件，更帶着嚴重的威脅性質。關於殺害德國的軍官和士兵，消滅蓋斯塔波的諜探的消息也常常有的。即使以空前的流血手段來壓迫保加利亞的士兵，但在他們之中還是增長着不滿的情緒。派到南拉斯夫夫代替德國佔領軍的士兵，常常拒絕攻擊南斯拉夫的游擊隊，並與他們聯合起來進行反抗他們共同敵人的鬥爭。常常在外國的報紙上，透露一些關於保加利亞對於「武裝隊伍的參加者」，「武裝人員」的判決，這些人會襲擊了軍火倉庫和集中營等地方。所有這些，證明在保加利亞發生了爲保衛自由與保加利亞民族獨立而反抗希特勒掠奪者的游擊運動。

同時罷工事件也經常的發生，並且工人的示威運動更帶着尖銳的性質。不願當局對紀念五月二十四日禁令——琪里和麥弗季的紀念日——索非亞和其他城市的學生在「爲斯拉夫人的團結」的口號下舉行了示威運動。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在偉大的保加利亞革命者波兆夫傳統的紀念日這一天，在索非亞發生了學生示威的新的浪潮。

關於保加利亞人民大眾的真實的情緒，可由保國法西斯報紙的神經過敏和歇斯底里判斷出來。一九四二年六月初，政府報紙「思想」(Duma)在其第一篇論文裏，會要求以「最殘酷和毫不容情的方法」來防止同情蘇聯者的增長。另一個法西斯報紙，不久以前會寫道：「悲觀主義者」——不用說是對希特勒勝利的悲觀主義者——的數字，甚至在從前與統治階層有關的社團中間也增多起來了，並且「這種悲觀主義的毒藥，在毒害着保加利亞的社會的風氣」。

對於聯合國家的正義戰爭，對於斯拉夫各民族，特別對於蘇聯人民和紅軍在反對人類最兇惡的敵人——喝血的希特勒主義的偉大的祖國戰爭的豐功偉業，表示着無限的同情。蘇聯英勇的鬥爭，增加了保加利亞人民用全力來準備保衛自己的自由與獨立的勇氣。(波普托莫夫作 原文載「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

而且蘇聯政府……

而且蘇聯政府……

哥城隊亞芬所與去

雷丁

# 保加利亞往何處去

雷 丁譯

我們知道：保加利亞雖是小國，但按其人口和領土說來，在巴爾幹却佔着重要地位，因為它不祇擁有重要的戰略據點，而且還擁有尚未參加戰爭的四十五萬軍隊。直到今天，希特勒德國對保加利亞還在實施着重大的壓迫，要它積極參加軍事行動。那末保加利亞往何處去呢？

保加利亞與保加利亞的親德派國王維利斯死之後，（按：維利斯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斃命——譯者）它的政策是否清一色變遷呢？過去親德派曾把保加利亞弄到進退兩難的地步。現在保加利亞人民是否讓親德政策繼續下去呢？而希特勒德國是否仍舊讓保加利亞並利用它的領土、交通、運輸、糧食和原料資源呢？保加利亞人民的忠誠友人，正爲這些問題所手擾。

應該指出偉大的保加利亞人民和俄國人民密切聯繫的兩件史實：第一、保加利亞民族的解放，是從俄國人民手中得來的，這一事實加強了保加利亞人民對俄國人民的親愛與尊敬；第二、保加利亞人民和俄國人民在反對條頓族企圖奴役斯拉夫族時鬥爭中，共同的命運把斯拉夫族緊密的聯繫起來。

由於斯拉夫族血統的關係，語言的類似，文化的共同以及反對德國威脅鬥爭中的共同利益，造成了保加利亞人民與俄國人民的深厚的友好基礎。十九世紀，保加利亞人民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人物，都懇切的相信俄保兩國相互友愛的牢鑿；特別在俄國軍隊解放了保加利亞以後，廣大的保國人民把俄國兄弟看成解救他們生存的恩人。當俄國人民消滅了沙皇的統治，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之後，遂產生了增進這兩個斯拉夫族間忠實友愛最有利條件。

可是，德帝國主義興起，它用盡方法企圖經由巴爾幹東進，反對保加利亞與俄國新民族之自然接近。德帝國主義逐漸滲入巴爾幹，在保加利亞安置了德國間諜，把最卑劣與最變態的份子團結在他們的周圍。在過去三十年間，德國間諜進行着各種反保加利亞的策略。在一九二二——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中，給保加利亞全民帶來了災難。由於一九一六年保加利亞被拉攏德國方面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引起了保加利亞更大的災難——十五歲以上的陣亡將士，幾十萬的殘廢者與孤兒

寡婦，以及數十萬的難民；重新修補這破碎河山，耗費了五萬萬金塔夫，復招致了保加利亞的經濟蕭條。所有這一切，都是保國人民站在德國方面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代價。因此，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利益，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國王斐迪南以是說償付了這個代價，逃到德國王子那兒過着領養貼人的生活。

國王斐迪南走開，並沒有改變嚴重的局勢，保加利亞人民並沒有能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德國開羅斐迪南的兒子鮑里斯登基之後，繼續着他父親的親德政策。這就是保加利亞人民為甚麼在今天陷入第三次的民族災難的要因之一了。

二十五條以來，保加利亞人民考驗了與德聯盟的慘痛代價。可是現在保加利亞的獨立前途又處在危機的前面了。在維利斯登台之後，是被國內最反動的傢伙支持着，陸軍部在一九二三年發動了政變，推翻貝塔穆斯政權，採用了法西斯組織，並實行使保加利亞完全隸屬於德帝國主義利益的政策。

保加利亞的反動統治實行的政策之總結果，是把保加利亞送到軸心的懷抱，變成希特勒的附庸。之後，在保國的希特勒間諜各處算着鐵的騎兵大疏擊，德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違反人民的意志進入保加利亞的時候，正是當着保國朝不保夕的時候，它不得不依賴德國，因為這正是保衛保加利亞與巴爾幹和平的唯一辦法。這割謊話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的如下照會中纔給揭露出來。

關於保加利亞政府聲明德軍開入保加利亞是為了維持巴爾幹和平一節，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說：

「(一)關於保加利亞政府在上述問題中的地位，蘇聯政府並不贊同保國的意見。因不論保國政府的願望如何，這樣做非但不能維持和平，反而會擴大戰爭的範圍，使保國卷入戰爭的漩渦。(二)蘇聯政府有鑒於此，始終要忠實於它的和平政策，對保國政府目前的政策下，不願給予任何的援助」。

在德軍侵入巴爾幹的前夜，假使保加利亞政府明白的通知蘇聯政府，蘇聯對歐洲這一部份和平，就是說援助保加利亞的問題，也許是可能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德軍侵入了保加利亞，並且大軍駐在保國境內，當時的一般情形如何呢？這時正是南斯拉夫各民族準備保衛自己反對德國的時候。而希臘的軍隊，在阿爾巴尼亞境內擊潰了意大利軍隊。在這個時候，保加利亞如以軍隊和全民族的意志做後盾，是可以保持中立，可以維護民族的基本利益。此際，保國人民幾乎一致的要求把『蘇保友好條約』，作為維持國家獨立及整個巴爾幹和平之重要保證。

然而，保加利亞統治者拒絕了廣大人民的要求，他將願依的軸心，拱手讓德軍開入國內。這樣，便給希特勒匪徒打響南

## 中國解政區軍民合作目擊記

倫敦泰晤士報

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諸地中，目前活動的地區之一。晉綏抗日根據地，是在一個海拔七千至八千英尺的崇山峻嶺之中。它有五十萬人口。除去直接在日寇據點砲火下的鄉村之外，這個名義上的敵佔區中的人民，是大胆的，獨立自主的，並且有自己選舉的政府。他們同在該封鎖區進行攻勢作戰、計劃逐一毀滅封鎖圈上敵人據點的八路正規軍合作着。他們攻佔並佔掉了據點的四分之一，這種攻勢只有靠着軍民間最密切的合作才能辦得到。

馬坊據點就是過去一年中這樣被毀掉的一萬三千個據點中的典型。馬坊是一座修得非常堅固的堡壘，在晉中控禦嵐離公路（從嵐縣到離石）的一個山崖上。公路恰好同電話線平行，但崖上沒有電線。游擊隊和人民老是在夜間把電線偷去，弄得日本人放棄了保持電話通訊的努力。日本人從一九四一年築起馬坊據點時，就駐防在那裏，但最近由偽軍來換防了。聽得了這事，八路軍就馬上進擊，據點被包圍了，毀掉了。當我們經過時，它還在燃燒着。這座圓形磚堡高約二十英尺，用石頭和磚修成，有着密密的機槍射擊孔。一羣被俘的偽軍兵士現出羞愧之色。他們說，他們是在彈盡糧絕的時候投降日寇的。當他們聽說不懲罰他們而開課教育他們，然後任他

的理想」了。他對保國人民說：必須獲得希臘與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和色雷斯；保加利亞雖然獲得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可是它自己却失掉了獨立。德國佔領軍當局不僅對保國像世襲財產一樣「保衛」着，同樣也統治着馬其頓和色雷斯——這在戈培爾在柏林出版的地圖上、已經註明：「保加利亞」的馬其頓與色雷斯暫時在保國管理之下的德國省份。

由於這兩個地方的人民對希特勒與幫兇保加利亞懷着火一般的憎恨，所以馬其頓和色雷斯成長和發展着游擊運動。

國王鮑里斯企圖把希特勒的輕易連勝，作為自己的一切圖謀之根據，顯然成爲泡影了。德國一天一天的走向失敗，鮑里斯也就把保加利亞帶到毀滅的邊緣，同時也增長着保國人民對鮑里斯的憤恨。他施用了各種策略，希冀在絕望中找條出路，結果反而在他的周遭添加了更大的混亂和不安。柏林是隨時注視着保國的動靜，這時壯健的鮑里斯突然死去，無疑的，在柏林方面是用過些力量的。

費洛夫政府（九月十三日改組爲鮑齊諾夫內閣——譯者）聲明按着保國的憲法行事，宣佈以鮑里斯的六齡孤兒爲保加利亞國王。所謂按照憲法行事，其實是廢話。保加利亞統治者只有在憲法適合於自己的胃口時，才去利用憲法。這時他們絕不會實行憲法中的召開國民大會選舉攝政會議這一迫切要求，其理由是很易了解的。原來保加利亞統治者害怕與民衆的意志接觸，所以他繼續執行人民所痛恨的親德政策。鮑里斯之死，乃是希特勒干涉保國內政的最好時機與藉口。到索非亞去參加鮑里斯葬禮的德國代表團之中有海軍大將賴德爾，陸軍元帥李德爾，陸軍大將黎德曼，海軍上將平里鐙，空軍大將李爾，褐衫隊上將魏爾登，外交部的斯塔恩拉赫特男爵與前駐蘇大使索倫堡伯爵等，這決不是無因的。在這些「人物」協助之下，成立了不折不扣的親德的攝政會議。可是這個會議並不能解決政治危機，反之使它更爲深刻化與尖銳化了。

現在絕大多數保國人民以絕不妥協的態度反對賣國賊，而且日趨激昂。人民和德國間諜統治集團間的鴻溝，比從前更深了；如今親德政策表現出的罪惡與愚蠢，也比以前更爲明顯了。整個的政治形勢發展的邏輯已與這個政策不相容了。由於蘇德戰場的紅軍攻勢，加深了法西斯陣營的嚴重危機，軸心同盟在這個危機衝擊下垮台了，而希特勒同盟的唯一歐洲強國意大利無力作戰投降了。

意大利的投降，暴露了希特勒在巴爾幹的右翼；戰爭接近了巴爾幹半島的海岸，希特勒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成爲戰場。德國及其附庸的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命運，將要來到。在這種情況下，保加利亞的統治者發了抖，他強迫保國人民參加希特勒集團來作戰。這大概是眞的，正如當着上帝要毀滅某人時，他的精神便要失常。

當前擺在保國面前的有兩條路：不是繼續親德；就是與德國斷絕關係，實行獨立的政策。前一條路，是要把保國軍隊全

部交與德軍統帥部，從事「警衛巴爾幹」的工作，這是等於毀滅保加利亞千萬萬的人民。如使保國變爲戰場，作戰，大規模的寇襲，以至最後軍事崩潰的結果，所招致的新災難，將比一九一八年更爲可怕。而後一條路，是要把整個保加利亞從德國控制下解放出來。保存保加利亞的人力與資源，以獲得自由和獨立。這條路是保加利亞的生路。

保加利亞能不走這條路呢？在目前國內的形勢看來，保加利亞是能夠走這條路的。需要全國人民和軍隊的堅強合作反對希特勒的獨裁統治，成立人民政府，就夠了。這雖然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只要保國軍隊中的愛國領袖們能勇敢的要求領導已經存在的人民救國運動，它就可能實現。

親德內費洛夫，誰可夫與常克夫，企圖以這樣的話恐嚇保國人民，他們說：保加利亞如果拒絕德國的幫助而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時，那麼德軍就會佔領整個保加利亞。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德國的主方被牽制在東線，盟軍在歐洲登陸直接威脅它，使希特勒不可不把薄弱的後備隊調到保加利亞來。同時，意大利退出戰爭之後，意軍就全部回國了，如果保國軍民一起反對德國，希特勒當極困難調遣軍隊來佔領巴爾幹或壓迫保國。在這種情形下，保國的人民和軍隊無疑的會得到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軍與希臘游擊隊的充分支持。此際，即使希特勒對保加利亞的軍隊採取軍事行動，其人民與軍隊所受的犧牲，也比保國統治者因執行親德政策所招致的犧牲要小得多。總之，把德國侵略者從保加利亞驅逐出去，解救自己，完全是可能的，特別在意大利投降，希特勒集團開始崩潰的今天。

延遲這種鬥爭，就會加重保加利亞人民的危難。蘇聯人民對保國的敵對行爲，仍持着最大的忍耐，他們相信保國統治者的親德政策是與保國人民無干的。俄國人民過去曾爲保加利亞兄弟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流血，現在更負担着反對斯拉夫族歷史上上的敵人——德國的任務，他們有權忠告保加利亞；因爲忍耐，是有限度的。

假使保加利亞仍繼續對英美作戰，幫助希特勒對蘇聯作戰，會愈加在德國壓迫的巴爾幹各民族的情狀。保加利亞應該怎樣決定自己的方向呢？蘇聯人民永遠關切兄弟之邦保加利亞的命運，熱烈地希望保加利亞人民能離決斯大林，把保國從危險中解救出來，獲得光榮，自由和獨立。這是蘇聯人民對保加利亞的希望。（季米特洛夫作 原文載「真理報」）

# 法西斯軸心蹂躪下的希臘

李承綬譯

由於希臘在地中海上佔着有利的戰略形勢，並且都接近東與北非。因此，引起了意、德等法西斯國家的覬覦。法西斯意大利無數次企圖在希臘樹立它的勢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它的所有這些企圖均告失敗了。原因是希臘同英國歷來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英國海軍的威脅，迫使意大利在一九二三年放棄佔據科孚島（Corfu）的企圖。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認為時機已到，以為可以不費力實現其佔領希臘的目的。意大利於是加強對希臘政府的壓迫。它的飛機時常襲擊希臘的邊境。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意大利以水雷炸沉了希臘的「亨利號」驅逐艦。第二天又用飛機炸沉了希臘的兩艘商船。十月二十五、二十六與二十七日，意大利匪徒又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邊境上，製造了武裝衝突。十月二十八日凌晨，麥達京薩斯首相被駐在希臘的意國大使喚醒，並提出：即將希臘全部戰略據點與海軍基地割讓與意大利的最後通牒。希臘政府拒絕了這個足以破壞民族獨立與國家領土完整的無禮要求。意大利軍事當局遂於提出這最後通牒一小時後，大軍開到了希臘的邊境。

墨索里尼相信，他很容易擊潰希臘人民的抵抗。但是他算錯了。希臘軍隊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把意軍壓迫退入阿爾巴尼亞邊境，戰場也就移到阿國領土之內。七百萬希臘人民，戰勝了一四五、〇〇〇寇意大利法西斯的軍隊在半年期中，墨索里尼派遣侵略希臘的軍隊達六〇〇、〇〇〇人之多，其中有二萬五千人傷亡，二萬五千人被俘。擊沉了意大利兩艘潛艇，與五萬噸噸噸噸以上的商船。他們把三分之一的阿爾巴尼亞領土，從意大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於是希特勒開始武裝干涉希臘戰事。當時沒有德國的援助，意大利是戰勝不了弱小的希臘。也正因為這種援助，加強了意大利對希特勒的從屬關係。自然在特殊情況下，希特勒在希臘以艾爾巴赫大使為首的代理人，還處處犯罪官吏，並且利用為德人所收買的希姆，協助意大利在希臘從事間諜與破壞工作。

希特勒在意大利戰爭第一個階段內，站在側面提出一種姿態，待機以逞。可是希臘人民的英勇抵抗，粉碎了希特勒的整個戰略計劃。法西斯侵略者，希冀在幾週內解決希臘，並準備在十二月初以希臘領土作為進攻埃及的根據地。這種計劃却被希

臘人民的堅決抵抗而成泡影了。希臘算是因遭受希特勒侵略威脅而英勇抵抗的民族鬥爭的最顯明的例子。意大利征服希臘企圖的失敗，充分暴露了意大利的脆弱性。希特勒決定由背後打擊希臘，首先利用威脅與分化的政策，冀使希臘屈服。此種企圖失敗以後，於是把駐保加利亞的德國軍隊向希臘邊境推進。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晨，與攻擊南斯拉夫同時，向希臘進攻。

希臘軍隊抵抗希特勒的優勢陸軍，支持到五月初。但因希臘賣國賊鳩拉克哥將軍的投降，致斷送了抵抗法西斯的英勇鬥爭。剩下的小部不甘屈服的希臘軍隊，與少數的英國遠征兵團退出希臘的國境。

希特勒在希臘軍隊投降之後的第一個任務，是瓜分希臘。西佛蘭克，撒摩佛蘭克與察索斯島（面積一八、三〇〇平方公里，人口八萬）及馬其頓東南部至斯特魯姆島（面積九、五〇〇平方公里，人口六萬），一併割讓給保加利亞。因在意希臘爭發生後，保國軍隊于四月二十四日即侵入希臘，它像一條瘋狗似地跟隨着德軍，從事侵掠。希臘馬其頓的中部與西部，薩羅尼加。克里特島大部及其接近土耳其海岸的許多希臘重要戰略據點，都為德國佔據。而希臘剩下的領土（僅約八萬平方公里）為意大利軍隊所佔領。希特勒在阿弗那建立了傀儡政府，希臘賣國賊鳩拉克哥被推為傀儡政府的首長。

自從希臘被佔領後，隨之喪失了收入的廣大來源。在一九三八年，其對外貿易為二〇、六四五千金佛朗，現在完全失掉了。希臘的商船，在一九三九年為一、八一七千噸，現在大部被毀或移到同盟國手中（註）。希臘的工業一落千丈。熟練的技術工人被迫送至德國工作，而留在國內的大都陷於飢寒交迫的苦境。佔領者以「軍用票」——無價值的紙幣，收買大批的鐵、鐵礬土礦、水泥製造場及其他工廠備置的原料，運往德國，它也在支配着希臘各銀行。

希臘的農業情況更為惡化。戰前希臘全部土地約為十三萬平方公里，其中僅百分之一九、八畝（二、五六八、〇〇〇平方畝）可以種植農產品。其中穀物僅佔百分之六六、八——較巴爾幹任何國家均少。雖然在戰前數年內，積極擴充穀物耕種，並且獲得了相當的成績，所以希臘在一九三九年彌補了糧食消費虧空百分之七十三。自戰爭開始後，希臘的糧食情形便開始惡化了。一九四〇年小麥減收到八九六、〇〇〇噸，僅供給國內正常消費百分之六〇。由於海上戰爭不斷的發生，使海外糧食輸入發生極大的困難。

但是所有這些原因，均不能同軸心國佔領希臘以後所發生的災難比較，希臘首先喪失了西佛蘭克穀倉，與馬其頓東部。註：根據倫敦希臘政府商船部長所發表的資料，二百艘希臘商船，總噸數約為一百萬噸，船員六千人，合併于同盟國家。此種數字，超過戰前希臘商船數的一半以上。



希國人民從此過着飢餓的日子。估價者稱：每人按日分發食物的制度，及後再逐漸

這些餉士完全歸到保加利亞的手裏，希臘因而喪失了大量糧食資源。所餘的省份收成逐年減少，大批的耕作牲畜被殺或

走了。估價者又在耕作區域施行各種的破壞，因此，希臘耕地完全荒廢了。一九四二年，希臘僅收三〇〇,〇〇〇噸小麥，

結果全部收成爲估價者掠奪而去。國外的糧食，由于海上封鎖與船隻的減少，差不多完全停止輸入。就是輸入很少數量的糧

食，也都後估價者所沒收了。例如：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由土耳其運到比列的兩隻糧食船，被德人扣留，運往德國。十二月

德人將沒收的穀物，用意大利的船把它運走了。諸如此類的事件，不斷的發生，使希臘小麥產額減少。一九四二年，希臘

希臘人民從此過着飢餓的日子。估價者稱：每人按日分發食物的制度，及後再逐漸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在阿芬正式宣佈：每日食物減至四十克爾。最後又減到三十克爾。至于所分發的食物，亦爲

。它主要是兩麥、大麥與燕麥的混合物。結果連不到戰前消費標準十分之一的最低限度食物，也不能經常供給。查許家

得芬說。一歐克菜豆的價格，等於一個勞動者一個月所賺的工資。

退出時，掠去了愛比爾五十四個城市與村鎮的一千一百八十二個希臘人，作為「人質」。這些「人質」中，有老弱婦孺，均被監禁於阿爾巴尼亞的集中營裏。意軍退却之前，在伊古姆尼茨與希馬爾兩地殺害了許多的無辜「人質」。

德國當局在馬其頓中部與克里特島制定了「十家連坐」負責制。不拘在任何村鎮，一經發現德國士兵被害，則該村鎮所有的人民，便要全數遭受慘酷的處罰。德軍在克里特島一地，在六個月內，即槍殺了六百八十五個人。其中有盧瑪頓、庫庫拉基斯博物館長、僧院長、地方長官及其他閒人。斯堪村、不列索斯村與塔達諾斯村全被焚燬。一九四一年十月，德人在薩羅尼加組織了懲罰隊，因為人民反抗這種荼毒，懲罰隊遂焚燬了上下博羅加河兩岸的數個村鎮，在米索、孚索、斯達弗洛斯村屠殺了一百五十人，在拉罕村屠殺了十三個農民。當德軍退出薩羅尼加時屠殺了幾千家的希臘人民。一九四二年七月，德軍在阿芬捕去了三千「人質」——大部分被槍殺了。

在保加利亞軍隊蹂躪下的希臘人民，他們的生活更苦。保國當局企圖把弗拉基與馬其頓區域內的希臘人民驅逐出去，以移殖本國的人民。為達到這個目的，乃採用最殘酷的恐怖政策。保加利亞佔領者無代價的征收希臘農民的煙草與糧食。因此，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月激起了許多省內的農民暴動。但這些暴動均被佔領者以血腥的手段鎮壓下去。它為了鎮壓弗拉基各城市的暴動，曾派轟炸機大肆轟炸。轟炸以後，又派裝甲部隊無情的肅清這里的居民。一萬五千人被擊斃了。安諾、卡托及其他村鎮也遭受同樣的屠殺。一天夜裏在加瓦爾捕去了三百「人質」。這幾省內的二萬六千市民與四萬二千農人，大都逃到希臘其他區域內；其中七千五百人遷到阿芬與比列，因此增加了這兩城市嚴重的飢荒。成千的希臘人民，被保國當局置於集中營裏，其中以牧師、商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最多。十五歲至六十五歲的希臘人，有的強迫被送入勞動營，有的被送到保國做苦役。

佔領者對希臘人民的掠奪，完全是獸行，結果促使希臘人民對他們反抗與憎惡的加深。在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之後，這種鬥爭更加强了。根據倫敦希臘政府的宣佈：目前在希臘約有三萬游擊隊。除了無數的小游擊隊之外，還有六個大的獨立活動的游擊隊。

其中最大的一部，計有六千人，在歐列斯與得拉瑪兩地活躍。據希臘政府宣傳部所稱：這個游擊隊活動的區域，長達六十哩，寬達四十哩的山岳地帶。憑藉着山地與公路與鐵路上的敵人。不久以前，一部游擊隊顛覆了德國從薩羅尼加到土耳其邊境的軍用列車。擊斃許多德寇，且給這條鐵路以嚴重的損壞（按：這條鐵路是從薩羅尼加至東方的唯一鐵路——編者）。

在斯基爾特地方的費爾莫皮里斯山口間，活躍着另一股鉅大的游擊隊。

在巴爾納斯區約有五千人的第三個大的游擊隊伍，跟敵人作戰。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它在費威城附近顛覆了滿載軍火的列車。希特勒托斯區域內，活動着另一部游擊隊，不久以前會襲擊沿海的加拉馬達城。奧爾平的大隊，在波羅的海沿岸，在罕羅林與歐林怕區域內的游擊隊，不斷的襲擊意軍。

在克里特島有一萬二千游擊隊在活動着。他們在這里組成了無數小的支隊，隱藏山岳中，襲擊島上的敵人。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國傘兵正在克里特島東南部山岳地區演習跳傘，游擊隊得到消息以後，即在跳傘地帶構築了陷阱，並當傘兵接近地面時立刻衝擊，斃敵傘兵在半數以上。德軍第二天派來了懲罰隊，復落入陷阱，於是全被殲滅。

許多游擊隊因爲襲擊敵人汽車縱隊與士兵列車，獲得了武器、彈藥與糧食。各處的希臘人民亦不斷的支援他們。游擊隊爲了報復佔領者的殘殺「人質」，乃擄去無數德意軍官，予以屠戮。一九四二年八月，希臘游擊隊襲擊塞爾維亞的集中營，擊斃了十八個德國士兵，救出了將被送至德國作工的二百個希臘人。在另一個地方的游擊隊拯救了在里威被俘將被送至德國集中營的三百英國士兵。

游擊隊活動的地區，已佔希臘的領土三分之二，這些地區幾乎全部是山岳地帶。就在希臘平原與沿海各地的人民，凡是不滿意佔領者蹂躪的地方，他們雖不能公開的作武裝鬥爭，但起碼他們拒絕與佔領者及鳩拉克哥的偽政府合作；實行怠工及其他各種破壞的手段。希臘愛國志士利用每一可能以反對法西斯壓迫者。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是意大利攻擊希臘週年紀念日，在那一天，各地希臘人民，不因意國當局對示威遊行的禁止，他們在阿芬依然舉行了示威運動。參加示威的人民闖進了國王的花園，把鮮花與花園放在愛國詩人讚美希臘人民的「讚美自由歌」的作者索洛摩薩的紀念碑上。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是希臘的民族獨立紀念日，那一天，在阿芬及其他城市，舉行盛大的反法西斯的示威遊行；四月六日，又舉行一個示威運動，擊斃了幾個意大利警察。在阿芬與比列發生了希臘人民的流血衝突。五月中旬，自此列港開出的意大利運輸艦，被炸沉了；炸沉的原因，是它觸着希臘游擊隊所放置的水雷。像希臘人民這類英勇鬥爭的例子很多。

希臘人民的英勇鬥爭，與在法西斯劊子手奴役下的歐洲其他人民的鬥爭是相呼應的。正如史達林所說的：德國帝國主義者它無論如何不能推毀歐洲人民反抗法西斯強盜制度普遍性的鬥爭的堅強意志。希臘人民的英勇鬥爭，便是最明顯的實例。

（普利希夫作原文載「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

# 在佔領國的德軍士氣

德軍在佔領國的士氣問題，是最近幾年來，德國人與英法美四國，最感興趣的問題。...

帶着希特勒的進攻蘇聯，決定了德國在全歐戰場上失調的轉捩點。可是這個轉捩點的開始，德軍許多人意識到其中包圍德軍與民和士兵；那還在一九四二年底，當德軍遭受嚴重損失，當它在羅斯托夫附近受紅軍重打擊，當法西兩軍在紅軍鐵錘下向兩後退的時候。以二十三日，是希特勒與德軍建立忠誠日，那一天，德國表以其對德軍，舉行盛大遊行，又去德國的軍隊進行。...

然而與希特勒的匪幫的頭子們的諾言相反，戰爭顯是然延長了。德國開始發現了人力物力逐漸枯竭的現象。年來，德國人民饑餓顯然甚為缺乏；而且在反蘇戰爭期間，希特勒已經兩次把人民的口糧普遍的減低或凍傷的程度，僅當一九四二年六月，實即目前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工人的危機在德國顯然嚴重化，因為希特勒在軍火工廠抽出了數萬工人到戰場上去。...

不僅在德國後方和在德國軍隊中，淪落蘇聯刻的表現出是在反蘇戰爭中的重大損失。這種損失使希特勒軍隊，尤其佔領國的駐軍發生了變化。希特勒軍隊的大部份時基本隊伍是在蘇德戰場，並且遭受了空前陣亡慘重損失，希特勒不得不把一切基本部隊和在佔領國內的具有戰鬥力的師團，都調到東戰場上去。在法國和其他佔領國已更換許多不能作戰的老頭子，娃娃兵，難免的和平傷者，在德國軍隊中老年的比重顯著的增加了。以前參戰的國防工人的經驗，在軍隊中也增加了。...

此外，德國士兵的情緒和思想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斷的失蹤死亡和疾病，而戰爭的長期化，更鬆懈了德軍的士氣。德軍中已開始向崩潰的進程演變中，德軍已非兩三年前的德軍了。...

近幾月來常常發現德方的逃兵。還發生集體歸降的實情，特別是在法國和比利時等佔領國的駐軍中。從法國派往蘇德戰場的德國士兵，在凡爾登，巴黎近郊，納維爾，以及法國南部，時起叛變。在比利時有君主隊德兵公然獻犧牲，拒絕執行東戰場的命令。關於蘇聯和波斯拉克夫各國反侵略游擊戰消息的傳播，使德兵垂頭喪氣。他們想到要被從西歐佔領區調到東戰場去的時候，就捲起來極度恐怖和深切的怨憤。在蘇德戰場上，德兵士兵都幻想著，即從前能很快的回家，至少應該安居在法國；雖然法國已與兩年前大不相同。現在沒有了任何經濟；從前在市場上還有各種各樣的商品，用不值錢的馬克，都能買到；現在法國雖然不像從前那麼太平，但還無生命的...

危險，總要比東戰場好得多。『梭羅斯』不是法蘭西』這句話，成了德軍的口頭禪了。但是這句口頭禪裏實際含着若干種度的慾望。還是希特勒所意料不到的轉變。

然而希特勒軍隊還有相當龐大的力量。它依然是希特勒統帥部的唯一武器。顯而易見的，許多反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工人，對這種情況還有着不可解謎的問題。在德軍中還沒有大規模的逃兵，除了單獨事件以外，他們還沒有公開的叛變，他們雖鳴不平，然而還得奉行着統帥部的命令。這原因何在呢？希特勒統治者和統帥部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保持着這種軍隊呢？

回答這個問題，是有重要的意義。因為了解了它纔是瓦解歐洲佔領國內德軍軍隊的一把鎖鑰。首先應該解答的是：恐怖和特務工作依然是德國法西斯統治者手中的強有力的武器。大家知道，在希特勒軍隊中有一種純法西斯的有權力的武裝組織，即是『瓦菲』SS隊。它與IS師團兩位一體的綜合起來。這種SS組織是德軍內部的獨立單位，其任務在武裝壓制任何不執行統帥部命令的集團或個人。在防止德軍中任何的暴動或叛變的恐怖組織。SS隊的組成分子，是各種冒險家、暗殺狂者、刑事犯等社會的渣滓，這些東西都是以殺人為職業的。戰爭正好就是他們搶劫和擄奪個人官職的機會。SS師團是希特勒統治者的禁衛隊。有一個時期，SS隊的編制，有很大的變化，某些SS師團完全被消滅了；有的在戰場上喪失大部份的老幹部，而補進SS師團來的僅是填補一些空缺而已。

除了這種SS組織以外，在希特勒軍隊裏，還有許多的恐怖組織，這種組織是由特務機關的特務工作人員、軍官、法西斯黨員和『希特勒青年團員』組成的。在希特勒軍隊中，由上而下都有這種組織。他們時時在偵察士兵和軍官的行動，研究他們心境的變化。這種恐怖組織的基本任務，是在阻止逃兵，制壓叛變或投降的任何企圖。

德軍存在於德軍中的特務工作的恐怖組織，的確在某些時期內，生出一些力量。但是這種恐怖力量，究竟是當時的廣大前線德軍士兵知道死亡在等待他們，無論在後方或在佔領區，每進一步路上，都有死亡可能的時候，他們恐怖，他們的戰鬥意志喪失，逐漸影響着全般的士氣。

現在希特勒為了提高士氣，他不斷的製造迅速結束戰爭的謠言，來麻醉德國的士兵。許多在佔領諸國的德軍時常這樣發問：『為什麼還要把我送到俄羅斯無邊的荒原去呢？還會有什麼結果？還要犧牲幾十萬人，多麼無意義呀！』

而德兵明白戰爭的結局，是決定在歐洲的蘇德戰場。德兵看見德國戰勝的富有殖民地的國家——法國和荷蘭——德國是拿

而於其四百個德軍。要來攻取滿洲的蘇聯軍隊。於是德軍與蘇聯軍隊在滿洲國境內——滿洲國境內——

不到手，它會落在日本的手裏。這就是說，日本作戰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並不是為了德國的利益。這就出來了。然

了。對大部份德兵極惡地注視着美國偉大軍事力量的擴展——它是可怕的世界最大的工業強國。雖然戈培爾對德國士兵巧妙的

開宣傳：盡力瞞騙美國軍火工業發展的實際情形，但是法西斯報紙對美國軍火生產數字的激烈論爭和反駁羅斯福擴軍計劃的數

字之無端電廣播，已充分告訴了德國人民和士兵，這是不能隱瞞的龐大數字。德國士兵，在這種宣傳中，

希特勒過去宣傳着：德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利益，就是德國民族的利益。他以這種理論工具對人民宣傳，其主要企圖是把

德國人民投入奪取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戰爭裏去，迫使他們與希特勒匪幫混在一起，使他們無路可退。在戰爭的各階段中，

希特勒用各種方法和一定的步驟，使這個目的實現。當德軍獲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時候，希特勒和他的搖旗吶喊的走卒們，

差不多是用些勝利來狂吠。向德國人民大吹大擂的說：可由閃擊戰的路線，飛躍的達到黃金勝利之路。但當戰爭成了持久的

形勢時，當失敗代替勝利時，他們又不得不改變宣傳的花樣。他們這樣的作風，實在像交易所投機商人一樣呵！

居民如能協助德國士兵的「開小差」，在德軍中就會增加逃亡，從而削弱希特勒的兵力。

要瓦解德軍，其宣傳方式之一，應該廣泛的分發「告德軍」的專門傳單。這種宣傳方式業已為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所採用。可是這種宣傳的範圍還不够廣闊。所以目前必須使這種宣傳方式普遍的利用和有系統的宣傳。尤宜使它緊密地和現階段鬥爭的具體的任務連繫起來。

經驗告訴我們：最可靠的宣傳方式，不是從外而是自內進行。就是說，先從相信希特勒戰爭的已無希望，並要求停止這種戰爭的德國士兵之間進行之。然而這種宣傳工作，須要在德軍內部成立小組。由前進的反法西斯分子在他們中間秘密的進行反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和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要在德軍中產生這種小組，一方需要正確的理論和微妙的技術；另一方也要佔領國家前進的反法西斯分子的幫助，在德軍中組成士兵委員會或反戰委員會，由宣傳進展到行動，使德國士兵成羣的逃亡、反抗、叛變和暴動。

在德軍中，尤其是在佔領區駐在的德軍，其中有不少的反戰份子。士兵委員會或反戰委員會可以用秘密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來團結他們，以加速瓦解希特勒的軍隊。

瓦解德軍的宣傳工作，可以影響法蘭西民族和其他各被壓迫民族的反希特勒的鬥爭。民族解放鬥爭已經到了決定階段，期間不是用年來計算，而是用月和星期來計算了。時機不再來！當前的局勢是迫切要求歐陸各民族立刻集中一切力量，一切鬥爭武器來打擊人類公敵——法西斯主義。（愛·波蘭謝作 原文載「國際雜誌」）